

書名 天花藏批評玉嬌梨二十回 乾隆中翼聖堂與平山冷燕合刊本

撰者 清 張勺 撰

卷 卷四

內容分類 集 小說 章回小說 煙粉

索書號 雙紅堂 小說 68

編號 D86524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524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 小說 68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天花藏批評玉嬌梨二十回 乾隆中翼聖堂與平山冷燕合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の注意事項

卷四

天花藏批評玉嬌梨卷之一
第一回

小才女代 題詩

六經居在人心笑罵皆文好

細尋天地場觀莫矧古今聚訟

眼須深詩 節循非無意其著春

秋豈是淫 有子雲千載後生

死 謝



天花藏批評平山冷燕卷之一

葉秋敬人編次



第一回

太平世才星降瑞

詩曰

富貴千秋接踵來 古今能有幾多才

靈通天地方遺種 秀奪山川始結胎

兩 雕龍誠貴也 雙 咏雪更奇哉

人生不識其中味 錦繡衣冠土與灰

又曰

道德雖然立大名 風流行樂要才情

第一回

0 1 2 3 4 5 6 7 8 9 5

双紅堂
小説
68(4)

長小説
章回
71(4)



科 2005

天花藏批評玉嬌梨卷之四

黃秋散人編次

第十三回

蘇秀才窮途言賦

詩曰漫道文章不療飢揮毫也有賣
錢時黃金膝閣償文價白壁長門
作酒資儒士生涯無壘斷書生貨
殖有毛錐更憐閨艷千秋意死向
才人一首詩

却說蘇友白還了差原銀上了馬往
北進發行不上十數里忽一陣風起天
就變了四野異雲似有雨意蘇友白見
了心下着慌要尋人家兩邊一望盡是
柳林塘野絕無村落人煙正勒馬躊躇

天花藏批評平山冷燕卷之四

第十三回

觀舊句忽爾害相思

詞曰人在念事開心消瘦到如今開絨忽接
舊時吟鐵石也難禁○情惻○淚淫○魂
夢費遣三梁魚筆香○雁沉○最苦是無音
右調長相思

話說燕白領與平如衡扮做寒士改名趙縱錢
橫瞞了宗師俏之催船從蘇州常州鎮江一路
而來在路上遇着名勝所在二人定要流覽題
詩發泄其風流才學甚是快樂一日到了揚州

忽亂草叢中跳出一條大僕手持木棍
也不做聲照著蘇友白劈頭打來蘇友
白嚇得魂飛天外叫一聲不好下坐不
穩一個倒栽葱跌下馬來却大僕得了
空便不來尋人竟跨上馬飛馬皮股三
兩棍那馬負痛使飛也似往柳林中跑
將去了小喜在後急上趕上來扶起蘇
友白時那大僕連馬連行李也不知跑
到那裡去了蘇友白扒將起來幸不曾
跌壞却是行李馬匹俱無二人面上相
覷只叫得苦正是

已備窮途苦 仍罹盜賊災。
方知時未遇 不幸一齊來。
蘇友白墻野被劫只剩得主僕兩個空

身一時間天色又昏暗起來與小喜
商量道前去路遠一時難到就是趕到
我兩個空身人又無盤纏誰家肯留
若回到舊主人家再作區處小喜道
出于無奈只得如此遂扶了蘇友白
步上復回舊路而來蘇友白去時情
况又回來時沒精沒神又沒了房越走
不動走到傍晚將次上灯方纔得店
裡店主人看見蘇友白主僕空身回來
喫了一驚走近前問道在公為何又轉
來多分喫虧了蘇友白遂將被劫事情
說了一遍店主人听了跌脚道我頭裡
叫相公不要去相公不聽却將行李馬
匹都失了豈不可惜蘇友白道行李無

見地方繁華佳麗勝江南因慕名就在舊
觀作了馬所到各處去遊覽聞知府城西北有
一個平山堂乃宋朝歐陽修所建為一代風流
文人勝跡遂去遊賞尋到其地只見其基址
雖存而屋宇俱已頽敗惟有一帶寒山高低遮
映幾株殘柳前後依一二人臨風憑吊不勝盛
衰今昔之感因叫家人沽了一壺村酒尋了一
塊石上二人坐着對飲燕白領道我想歐陽公
乃宋朝文人之巨擘想其建堂于此歌妓佐酒
當時何等風流而今安在哉惟此遺踪尚留一
片荒涼之色可見功名富貴轉眼浮雲曾何益

于吾身平如鶴道富貴雖不耐久而芳名自在
天地今日歐陽公雖往而平山堂一段詩酒風
流儼然未散吾兄試看此寒涼世態景色雖
荒涼然繼續徘徊何處不是永叔之遺跡動人
流連感嘆二人論到妙處忽見兩個燕兒飛
上飛來飛去若有所言若有所聽二人見了
不禁詩興勃發叫家人取過筆硯拂拭開一
堵殘壁先是燕白領題一首詞見在上面道
問說當年初建詩酒風流甚羨曾去外多時
推刺曉山一片綠見誰見試問平山冷落
右詞如夢人 雲間趙縱題
燕白領題元平如鶴接過筆來也題一首道

多嫌不足惜。但是今日被劫。客途道此。空身如何去得。店主人道。相公且請進。裡面用夜飯。待我收拾。舊鋪蓋與相公。權宿一夜。明日再處。蘇友白依了。過了一夜。到次早起來。正與店主人在店中商議。只見對門一個白鬚老者走過來。問道。這位相公。像是昨日還承差銀子的。去了。為何復來。店主人道。嘆。只氣道。天下有這等不平的事。這相公昨日拾了一百二十兩銀子。到好心。賜還了人。誰知天沒眼。走到路上。到將自己的行李馬匹。被強盜劫去。弄得如今隻身進退兩難。那老者道。原來如此。真是好心不得好報。且請問相公高姓。貴處那裡。

二人懸罷相顧而笑。又談今論古。歡飲半晌。方攜手而回。到觀前。天色昏黑。只見許多衙役。轎馬擁擠觀前。甚是熱鬧。隨方知是大守在大殿上做戲。請客。二人見天晚人稀。因混於眾人之中。悄悄走到殿前。一張只見上面兩席。酒坐着二客。不是別人。恰正是張富與宋信。暗驚道。他二人為何到此。再看下席。却是府尊奉陪。恐怕被人看見。不敢久立。遂回寓所。燕白領道。我們在家時。不曾聽得他出門。為何反先在此。

洛陽錢橫題

今將何往。蘇友白道。學生姓蘇。字連。仙金陵人氏。要到京中。見一個相。知不意遭此一交。盤纏及失。老丈何以教我。那老者道。原來是蘇相公。此去京中。止有八九日路。若論路上盤費。也消不多。只恐要做行李。并京中使便。多不蘇友白道。如今那願得許多。只要路上費用。并行李一二件。得十數金便好。其餘到京。再當別處。店主人道。小人受蘇相公大恩。這十數金銀子。我該措辦。只是窮人一時不能湊手。若是張老爺有處。那移與蘇相公去。容小人設法。加利償還。斷不敢少。張老爺道。我看蘇相公。表人物。德行又高。又是江南人物。料想

處。平如衡道。莫非打秋風。燕白領道。若說打秋風。在老宋或者。有之。張伯恭家頗富。是豈肯為此離家遠涉。至此。依弟想來。恐怕聽見山小姐之事。亦作癡想。故暗拉老宋同北。以為先下手計耳。平如衡道。兄此想有理。他倚着父親更部之勢。故有此想耳。我們却是怎樣籌計方妙。燕白領道。我們也沒得算計此事。乃各人心事。說又說不出。爭執不爭執不得。只好早去。早到京中。再看机緣。何如。平如衡道。既要去。明早就行。莫英他看見。知我二人進京。他一發要爭先了。燕白領道。有理有理。明日須索早行到

文才必定高妙若是長于詩賦就有一處蘇友自道學生文才雖未必高妙然詩賦一道日夕吟弄若有用處當得効勞張老道如此甚好我有一個舍親姓李原是個財主近日加納了中書專好交結仕宦前日新按院到任甚是優待舍親舍親送重禮與他這按院又清廉不受舍親無以為情要做一架錦屏送他因求高手画了四景如今還要煩一個名人做四首詩標題于四景之後各成一幅若是蘇相公高才做得這盤纏便易處了蘇友自道做詩自不打緊只是貴縣人文之邦豈無高才何俟學生張老道不識蘇相公說我這山東地方

讀書的雖不少但只曉得在舉業上做工夫。至于古詩詞賦其實沒人只有一個錢舉人會做几句却又裝腔難求春間舍親煩他做一篇壽文送與尊請了他三席酒送了二三十金禮物他猶不足還時常來借東借西前日為壽四首詩舍親又去求他。許說有與時便來領教要我舍親日。備酒候他尚不見來若是蘇相公做得時舍親便省得費他許多氣了蘇友自道既是這舉學生便典令親効勞也使得只是學生行色匆匆今日去做了今日還要行煩老大就同去為妙張老笑道前日一篇壽文銀舉人做了半個多月難道這四首詩

了次果果然收拾行李謝了主人竟自催船北去不題你說宋信與張寅為何在此喫酒。原來宋信到了揚州因與賈知府有舊在張寅面前賣弄他相識多處去同見又在賈知府面前誇說張寅是吏部尚書之子與他相厚同了進京賈知府聽了吏部二字未免勢利故做戲請他二人戲作半本之時橫食小飲賈知府因問道張兄進京還是定省尊公老人還是別有他事張寅道只為看。老父並無別事賈知府又問道子成兄為何又有與進京宋信道這且慢說且請問賈老先生可曾聞得公孫雪進京

之後光景如何還是為妾還是為婢賈知府笑道冷絳雪的事可謂奇聞兄難道不知道宋信道冷絳雪進京之後晚生就往時雲間。其實不知賈知府道山小姐自恃才高又倚天子寵眷一味驕矜愛若無人此兄所知若不期冷絳雪這小。女子到有此作用到他府中。一見面就爭禮不拜山小姐出題考他。援筆立就將一個眼空四海的山小姐壓服定了反不敢以婢妾相待竟以賓客相待又替他題號取了號天子聽從加他個女學士之銜又將他父親族新救與中書為冠帶榮身你道奇也不奇兄前日元

一時容易就完。若是蘇相公高才做得完時。舍親自然就送禮。決不敢耽擱。蘇友白道。全賴老丈。為好意。張老道既如此。就同蘇相公去。蘇友白道。有多少路。店主人道。不多遠。李命家就在縣東首。盧副使。與蘇友白道。既不多遠。我去了。就來有好馬。煩主人替我催下一匹。店主人道。這不打話。說罷。張老遂同蘇友白。帶了小喜。徑進城。望李中書家來。正是

要知山路難行。

欲見波濤魚領回。

白雲本是無情物。

又被清風引出來。

張老同蘇友白不多時。便到了李中書家門前。張老道。蘇相公且少待。我先進去。通知舍親。就出來相請。蘇友白道。學生拱候。張老竟進去了。蘇友白立在門前一看。只見一帶是兩家鄉。窗隔壁門前。有四根半新不舊的旗竿。門扁上風憲二字。顏色有些剝落。分明是個科甲人家。却冷落落。這邊雖無旗竿。門扁上中翰第三個大字。却十分齊整。一望去。到像個大鄉宦。蘇友白正看未完。只見內裡一個家人出來。說道。家翁在。上請相公進去。蘇友白進到儀門。只見那李中書。迎下階來。蘇友白將李中書一看。只見

是夢。他出兒之氣。不知他的造化。到內閣而得福。宋信聽得。赤了面皮。又道。果是直。蘇友白府道。命下。敕賜他冠帶。是本府親送去。蘇友白持得幾分。實知府道。聞得山小姐。子。終。言之。無有不聽。他怎麼主持。不得宋信聽了。沉吟半晌。因以目視張廣道。這到是。喜。兄。一個好機會。張廣問道。怎麼是小弟的好機會。宋信道。這個機會。全在實老先生身上。須臾不得。張廣道。既蒙實宗師錯愛。門生心事。不妨直告。實知府道。張兄。有甚心事。宋信道。張兄此行。雖為趨

事尊公大人。然實上為聞得山小姐之名。意欲求以為配。到了京師。求幾個大老作伐。他兩家門當戶對。自然可成。但以山小姐之才。必定愛才。張兄才美一時。未必得知。方纔聽得冷。這等得時。連父親冷。大戶。俱加冠帶。何不借重。實老先生。鼎力。央冷大戶。寫一封書。與冷。說知張兄求婚之意。托他於中周旋。再將張兄所刻佳篇。寄一冊進去。使他知張兄美才。內中之心。一動。外面之事。便好做了。豈非一個好機會。張廣聽了。滿臉堆笑。向實知府。連上打恭道。若蒙大宗師高誨。玉成門生。斷不敢忘。報實知

冠勢我。傲然科甲。履駁橐。酷類鄉紳。年華在四五十以上。官職居八九品之間。散行黃卷。從眼孔中直洗到肚腸。縱日謂骨之論在前而實無。一頂烏紗。自心坎上徑達于顏面。雖時不戴而亦有無限。瞞瞞行將去。只道自知。許多腔套。做出來。不防人笑。

李中書迎蘇友白到了廳上。見過禮。分賓主坐下。李中書就先開口道。適聞舍親甚稱蘇兄高雅。尚未奉謁。如何到府。先施蘇友白道。學生本不該輕造。只因窮途被劫。偶與令親談及。老先生德望。又聞知有筆墨之役。多感令親高誼。不

以學生為不才。欲薦學生暫充記室。聊以代勞。故懶頗進。謂不勝唐突。李中書道。正是前日按臺到此。甚蒙刮目。意欲製一錦屏為賀。已惜各手。画了四景。在此更欲題詩四首。點寫贊揚之意。合成八幅。一架幾欲自獻。其醜苦無片刻之暇。令蒙仁兄天才美情。肯賜拔九感激不盡。只是乍得識荆。如何就好重煩蘇友白道。只恐菲才。不堪代割。若不嫌棄。望賜題意。李中書道。既辱見愛。且到後園。少酌三杯。万好求教。遂叫左右備酒。就起身。邀蘇友白。直到後面東半邊。一所花園。亭子裡來。那亭子朱欄曲檻。楹映着疎竹名花。四圍都是粉牆。外許

府道。要冷中翰寫書進京。這也容易。本府自當為兄効一臂之力。張寅稱謝道。既蒙慨允。明日再當造府拜求。說完了上席。完了下半本戲。方散到次日。張寅與宋信商量。備了一副厚禮。來送寶知府。求他轉央冷大戶寫書托冷絳雪宛轉作伐。又將張子新編一冊。求他并附寄進京。以明張寅有才。寶知府接了禮物。說道。本府若不受厚禮。兄只說推辭了。遂全受了。因發一名帖。請冷中書來。與他面說此事。冷中書怎敢違府尊之命。遂央鄭秀才。婉上轉寫一封信。將張子新編。并封在內。叫女兒周全其事。寫完

封好。送與寶知府。寶知府遂當了一個大分上。送與張寅。張寅得了。如得至寶。因辭謝寶知府。與宋信連夜進京。及到京中。見過父親。訪問方知山相公已不在朝。元來山顯仁為因女兒才高得寵。壓倒朝臣。未免招許多妒忌。遂連疏告病。要歸故鄉。天子不准。當不得山顯仁苦上疏求。天子因面諭道。卿既苦辭。朕也不好強留。但卿女山黛。朕深愛其著作。時有所命。卿若辭歸。必尺字而行。便有許多不便。為之奈何。山顯仁奏道。聖恩如此。隆重微臣。安敢過辭。但臣積勞成病。閣務敏殷。實難支持。故敢屢瀆。天子道。卿

多榆柳樹裡隱。藏着一帶高樓。到也
十分華潔。蘇友白此時也無心觀景。到
得亭中不多時。左右捧出酒來。李中
書盪了席。二人正欲舉杯。只見家人來
報。道錢相公來了。李中書道。來得妙。快
請進來。一面說。一面就起身出來迎接。
須臾迎了進來。蘇友白亦起身相迎。只
見那錢舉人。生得長鬚大腹。体厚。顏豐。
錢舉人見了蘇友白。便問李中書道。此
位何人。李中書道。金陵蘇兄錢舉人道。
這等是遠客。就讓蘇友白居左。相見畢。
各照次坐定。錢舉人因問道。蘇兄大邦
人物。不知有何尊兄辱臨敝鄉。蘇友白
未嘗答。李中書就應道。蘇兄不是特到

既不耐煩。劇城南二十里。有皇庄一所。甚是幽
僻。賜卿移居于內調理。卿既得以靜養。朕有所
顧問。又可不時詔見。即卿女山黛。時有詩文。亦
可進呈。豈不兩便。山顯仁叩頭感謝道。聖恩念
臣如此。真天高地厚矣。遂領旨移居於皇庄之
內。這皇庄離城雖二十里。却山水隔絕。另是一
天。內中山水秀美。樹木扶蘇。谿徑幽折。花鳥奇
異。風景不減王維之輞川。何殊石崇之金谷山。
顯仁移居于內。十分快意。仍舊蓋一座玉尺樓。
與女兒山黛。同冷絳雪。以為拈弄筆墨之所。皇
庄是個總名。却有十餘處園亭。可以隨意遊賞。

散鄉只因進京。昨日途中被劫。困於旅
次。今日舍親偶然到舍。道知蘇兄少年
美才。文因見小弟前日要賀按臺四詩。
未蒙吾兄振筆。幸得遇蘇兄。家蘇兄
不棄。故翩然賜顧。正慮宿主家。不能
盡歡。恰值吾兄見顧。可謂有興錢舉人
道。如此甚妙。小弟連日不是不來。緣舍
下俗冗纏擾。絕無情興。今聞按臺出行。
將回。恐悞仁兄之事。只得勉強應教。其
實詩思甚窮。今幸天賜蘇兄到此。可免
小弟搜求姑賜。蘇友白道。李生窮途無
策。故妄思成賦。以代吹簫。只道滄州應
酬。初未計其工拙。今見大巫在前。小巫
自應氣折。而避舍矣。李中書道。二兄俱

山顯仁雖然快樂。却因女兒長成。未免要為也
擇婿。在園內時。因山黛之名。滿于長安。人上思
量。要求却都知道他為天子所寵。豈肯輕易嫁
人。故不敢求。所以至今一十六歲。尚然待字。
山顯仁留心在公卿子弟中訪看。並無一個可
觀。因暗想道。只看明年春榜下。看有青年進士。
招一個為妙。不料張寅一到京。聞知山相公住
在皇庄。一面與父親說知。央大老來求。一面就
差人將冷中翰的家書。送至皇庄。且說冷絳雪
接了父親的家信。折開來看。看是張寅要求山
小姐為婚。托他周旋之意。又見內有張子新編

不必太謙，既蒙高誼，俱要賜教，且快飲。數杯以發詩興，遂酌酒相勸。三人喫了半晌，蘇友白道：「學生量淺，既是李老先生不鄙，到求賜了題，且待學生完了正事，再領何如？」李中書猶不肯，錢舉人道：「這也使得，且拿題目出來看了一邊，喫酒一邊做詩，也不相礙。」李中書考叫左右拿過一個拜盒來，開了取出四幅，着人四拜題。且道：典二人二人展開一看，第一幅是補衮圖，上四二美人相對，縫衣第二幅是持簡圖，上四一美人持稱，稱物數美人旁看，第三幅是和羹圖，上四數美人當厨，或炊或羹，或洗或烹，第四幅是枚卜圖，上四三四個美人化底。

一冊因展開一看，見懸柳生所寫題壁諸作，風流秀美，不禁喜動顏色，道：「好詩好詩，正有不了。」忽山黛走來道：「姐，看甚麼？」冷絳雪道：「姐，何出此奇語？」笑道：「小姐恭喜，山黛也。」又道：「姐，何出此奇語？」冷絳雪道：「我妾為小姐覓一佳偶在此，豈不可賀？」山黛道：「姐，談何容易，漫道無婿，縱有婿，又安得佳？」冷絳雪道：「若無婿，又何足言喜？若有婿，不佳，又何足言賀？」小姐請看此編，便見遂將張子新編，遞與山黛，山黛接了，先看名字，是雲間張寅著，因說道：「雲間是松江了，因再看詩，一連看了三兩首，遂大驚道：「此等詩，方是才子之筆。」

猜按詩題，即是四圖，要各題一詩，默喻推尊八相之兆。蘇友白看了，累不言語。

錢舉人道：「李老先生費心，這等稱贊，是雅致，只是題目太難，于下手，必須細心揣思。小弟一時實是不能單看蘇兄高才，蘇友白道：「錢先生尚為此言，在學堂一發可知，但學生行色倥傯，只得勉強呈醜，以謝自薦之罪，便好告辭。」李中書道：「足見高情，遂叫左右送上筆硯，并一幅箋紙，蘇友白也不推讓，提起筆來，一揮而就，正是：

馬何必倚

兔起鶻落，烟雲滿紙

蘇友白寫完，就遞與李錢二人道：「雖未

不知姐，從何處得來冷絳雪，道是家父寄來，托賤妾與小姐作伐。賤妾常嘆小姐才美如此，恐怕天地間沒有個配得小姐來的丈夫，不期今日忽得此人，方信至奇至美之事。未嘗無對，山黛道：「才雖美，未卜其人何如？」冷絳雪道：「人第愚無才耳，若果有，亦任是醜陋，定有一種風流，斷之不賦一村愚面目。此可想而知也。」山黛咲道：「姐，高論不獨知，亦兼通於知相矣。」二人大咲，再將張子新編細看，而看之一首，愛一首，二人十分歡喜。忽看到後面一首詩，題目是：題閔子祠，盛和維揚士，藝才女冷小姐元韻。

足觀幸不辱命李錢二人接來展開一
者只見

第一首補家圖

尊裁猶記隆姬年
夕荷乾坤繡徽笏
賴得女媧針線巧
依然日月壓双眉

第二首持荷圖

鬢髮得時千古重
感卿隻手扶持定
不許人間有不平

第三首和羹圖

天地從來爭水火

性情大抵異酸甜
如何五味調和好
汝作梅兮汝作鹽

第四幅枚卜圖

非關偶雨浪猜尋
姓字應先簡帝心
玉箸金甌時一發
三台迭接五雲深

錢舉人讀了一遍驚喜贊嘆道風流敏
捷吾兄真仙才也蘇友白道一時狂言
有污台目李中書看了雖不甚解却見
錢舉人滿口稱贊料想必好不覺滿心
歡喜說道大邦人物自是不同何幸得
此增榮多矣且是人心不足得隴望

又見千秋絕妙辭。憐才直性孰無之。
倘能秣馬明吾好。願得人間才尺縑。

冷絳雪看見這首詩忽然大驚道這又作怪了
山黛問進姐：為何驚訝冷絳雪道此事一向
要對小姐說無因說起故不曾說得賤妾到尊
府來時路過閔子祠因上去遊覽一時有感遂
題一首絕句在壁上。剛轉得一轉身不知誰人
就和一首在上面就是此詩一字不差賤妾記
得後面洛敘是洛陽十六歲小書生平如荷題
和賤妾出廟門時恰遇見一個書生正好十五
六歲衣履雖是個寒士却生得昂藏俊秀皎
出塵。見賤妾出廟十分徘徊顧盼欲訴和詩之
意賤妾因匆上船不及返視至今常依上夢
魂間以為此生定然是個才子不知今日何故
這個張子又刻作他詩莫非別日所遇即是此
人為何又改姓名豈不作怪山黛道元來有此
緣故或者為寄籍改名也未可知要見明白却
也不難這張生既求親定要來拜謁姐一既
識其面待他來時俏一窺視若元是其人則改
移姓名不消說了冷絳雪道除非如此方見明
白說罷又將餘詩看去只見下一首即寫着

有懷閔子祠題壁詩人仍用前韻

相逢一面別無辭。流水行雲何所之。
若有藍橋消息訪。任教塵染馬蹄蹤。

蜀尚欲求大筆一揮不識允否。蘇友白道這等何難。遂立起身叫左右移了一張乾淨書案在階下。磨起墨來。李中書忙取了四幅重白綾子鋪在案上。蘇友白此時也有三分酒興。遂乘興一揮。真是龍蛇飛舞。頃刻而成。錢舉人李中書見了贊不絕口。蘇友白心中暗想道。這等俗物。何足言詩。若有日與白小姐花前月下。次第倡酬。方是人生一快。今日明珠暗投。也只是為白小姐。旁途之中。沒奈何了。正想着。忽抬頭一看。見隔壁高樓上。依稀似有人窺看。遮上掩上。殊覺佳麗。心中又暗想道。縱然美如白小姐。也未必有白小姐之一想至此。不

覺去心如箭。因對李中書說道。家委已完。學生因此告辭。李中書忙留道。高賢幸遇何忽。晏然就去。况天色已暮。如何去得。就是萬分要緊。也須屈此宿一宵。明日早行。蘇友白道。明日早行也可。只是馬匹行李俱無。今日還要到店中去打點。李中書道。蘇兄放心。這此事。都在小弟身上。錢舉人道。蘇兄不要太俗。下天派良朋聚會。只是緣法。明日小弟也要少盡地主之誼。李老先生萬上不可放去。蘇友白道。明日決當早行。錢先生盛意。只好心領了。李中書道。這到明日再議。且完今日之事。又邀蘇友白錢舉人二人同進亭子去吃酒。三人說上咲

冷絳雪看了。默然良久。暗想道。看他這首詩。分明是因壁間之詩。有懷於我。又暗自沉吟道。你既有懷於我。為何又央我求婚于小姐。心下是這等想。便不覺神情慘淡。顏色變異。山黛看見早已會意。因寬慰道。細觀此詩。前一首尚是憐才。而表其緇衣之好。後一首則藍橋消息。明有婚姻之求了。詩意既有所屬。豈有復尋別家理。其中尚有差誤。冷絳雪道家君書中。寫得明白。安得差誤。山黛道。尊翁之書。固然明白。而此生之謬。却也不甚糊塗。若無差誤。定有訛傳。此時懸解不出。久當自知。冷絳雪道。有差誤無差誤。且聽之。只就詩論詩。才如此之。我有人忘情不得。山黛道。才人以才為命。有才如此。情豈能忘。然亦不可太多。太多則自苦矣。此生既有美才。必有深情。觀題壁與有懷二作。其情之所鍾。已見大概。姐。何必過于躊躇。令情不自安。冷絳雪道。小姐之言。固雖甚透。但情之生滅。亦不由人。閱祠一面。見懷二詩。此情之所不能忘。而消息難尋。又情之所以多也。安禁而不躊躇。山黛道。消息難尋。此特無情。春蠶漢之言。若深情人。決不作此語。藍橋豈易尋。消息者。即而至今。何以傳焉。此生引以明志。情有在也。姐

晚直喫到上燈。錢舉人方纔別去。李中書就留蘇友白在書房中住了。又說此間話各自去睡。正是

俗子客來留不住。
才人到處有途由。

蘇友白一夜無眠到了次早。忙了起來梳洗畢。就催促要行。只不見主人出來。又捱了一會。方見張老走來說道。蘇相公為何起得恁早。蘇友白道。學生客和度日如年。恨不能飛到京中。萬望老丈與令親說一教速。周濟感德不淺。張老道。盤纏小事。自然奉上。只是舍親還有一事奉懇。蘇友白道。更有何事。張老道。舍親見錢舉人說蘇相公才高學廣。

定然是大發之人。甚是愛慕。欲得時親近。今有一位公子。今年方十三歲。欲要送一封閑書拜在蘇相公門下。求蘇相公教訓一年。東脩聽憑蘇相公填多少。斷不敢吝。蘇友白道。學生從不曉得處館。況是過客。立刻要行。如何議及此事。正說着。只見一個家人送進一個請帖來。却是錢舉人請喫酒的。蘇友白忙辭道。這個斷不敢領。煩管家與我拜上多謝了。原帖煩管家帶去。那家人道。酒已備了。定要屈蘇相公少留半日。說了將帖子放下而去。張老道。館事蘇相公既不惜願。舍親也難相強。錢舉人這一席酒。是斷辭不得的。况這錢舉人酒

姐又何慮焉。冷絳雪無語。俯首而咲。二人再將餘詩看完。十分愛慕。山黛與冷絳雪商議道。尊公寄詩之事。且莫要說起。看他怎樣來求。二人在閨中商議不題。却說張寅將冷大戶的家信送入去。定然有效。遲了數日。遂與父親講明。與一個禮部孫尚書來與山顯仁說親。山顯仁因女兒已是十六歲年。已及笄。遂不拒絕。只回道。小女薄有微才。為聖主所知。必須才足相當。方敢領教。張老先生令郎果有六才。乞過舍一會。再商許可。孫尚書即以此言回復張寅。張寅遂欣然欲往。宋信聞知。連忙攔住道。豈不得。一

去便要決裂。張寅問道。這是為何。宋信道。你還不知。山小姐之為人。他才又高眼又刻。他道你是個吏部尚書之子。又兼媒人幫撥。或者一時姻緣有分。糊塗許了。兄若自去。倘或一時間答問。有甚差錯。被他看破。莫說尚書便是皇帝為媒。那丫頭也未必肯。兄若依小弟之言。只是推托不去為妙。張寅道。不去固妙。但將何辭推托。宋信道。只說途中勞頓。有恙。若要看才。即將張子新編送去。如此便有几分指望。張寅喜道。有理有理。隨央孫尚書寫書回說。途中辛苦。抱恙不能。呈請。先呈詩稿一冊。請改伏乞憐才許

也是難喫的。若不是二十分敬重蘇相公。他那裡肯請人。這是落得喫的。蘇友白道。固是情。只是我去心甚急。奈何。張老道蘇相公且寬心。我就去備辦馬匹行李。錢家酒也早。蘇相公畧領他兩杯。就行罷。蘇友白道。萬望老丈周旋。張老說罷就去了。蘇友白獨坐亭中。甚是無聊。心中焦燥。道。此演盤纏。管伺候。可恨之極。叫小喜道。你看。前邊路好。走我們去了罷。誰耐煩在此。待候小喜連園門是開的。出去不得。就是出去也無盤纏。相公好友。耐今日一日。明日定然走路了。蘇友白沒法奈何。只得住了。又等了一會。忽听得隔壁樓上。隱隱有人說道。後門外榴花甚茂。蘇友白聽了。心下相道。這園子只怕也有後門。就轉身沿着一帶高牆。來尋後門。又繞過一層花架。却見山石背後。果有一個後門。開得緊。蘇友白叫小喜開了。往後一看。原來這後門外。是個僻地。四圍榆柳成陰。到也是幽靜。雖有二顆榴花。却不十分茂盛。蘇友白遂步出門外來。看只見隔壁牆。也是一座花園。也有一個後門。與此相近。正看時。只見隔壁花園門開。走出一個少年。只好十五六歲。頭戴一頂弱冠。身穿一領紫衣。生得唇紅齒白。目秀眉清。就如嬌女一般。真是

柳烟桃露。剪着衣。

諧秦晉。庶不失門楣之慶。山顯仁接了張子所編一看。見詩甚清新。十分歡喜。因付與山顯道。我年上留心選才。公侯子弟。遍滿長安。並無一個畧上中意。今看張寅的新編。到甚具風流香艷。我兒你可細上看。你若中意。我便有處。山顯道詩雖甚好。但人不肯來。其中未必無抄謄盜襲之弊。山顯仁道。我兒所慮亦是。但看此詩。俱是新題。自非前人之作。若說時人。我想時人。中那裡又有這等一個才子。與他抄襲。山顯道。天地生才。那裡限得孩兒之才。自誇無對。誰知又遇了冷家姐。張寅之外。安知更沒張寅。只是

索來一見為真。山顯仁拗不過。山顯只待又寫信回孫尚書。定要張寅一見。孫尚書報知張寅。張寅着忙。又與宋信商議。宋信道。前日還在可去。不可去之間。今日則萬一不可去矣。張寅道。這是為何。宋信道。前日若去。忽然一見。彼此出于無心。遂在可考不考之間。今日屢見而後去。彼此俱各留意。雖元無意要考。今也要考。一考矣。張寅道。若果要考。這萬人去不得了。且捱几日。看機會。宋信道。有甚機會。看得不若。房央一位當權大老。去作伐。便是好機會。張寅聽信。只得與父親說知。又央一個首相去求親。不題。却

疑謫人間是也非

花魄已銷焉敢如

月魂如動定相依

萌教者去多應死

秀許殮時自不飢

豈獨兒郎輸色笑

閨中紅紛火芳菲

蘇友白慕然看見又驚又喜道天下如

何有這等美貌少年古稱滿貌想到如

此正驚喜間只見那少年吹笛向着

蘇友白拱一拱道誰家美少年在此賣

弄才華題詩驚座也不管隔牆有人蘇

友白忙陪哄臉舉手相迎道小弟只道

室鮮文君瑤琴空弄不意東隣有蘇白

雪窺人今珠玉忽逢却教小弟擬形何

道那少年道聞才之慕才不吝色之眷

色親仁兄才貌自是美人小弟願附菲

葭永言相倚不識仁兄有同心否蘇友

白道于古風流尚然神往芝蘭咫尺誰

不願親只恐弟非同調有辱下交那少

年道既蒙不棄于此石上少坐談心

此二人就在後門口一塊石上並肩而

坐那少年道敢問仁兄高姓何名貴處

何方尊庚几何因何至此蘇友白道小

弟姓蘇名友白賤字蓮仙金陵人氏今

年二十因要進京訪一大老不意途中

被劫隻身旅次進退不能偶逢此間李

老要小弟代作四詩許贈盤纏昨日詩

說冷絳雪自從見了平如衡懷他之詩便不覺

朝思暮想茶飯都不喜喫每常與山小姐花前

聯句月下唱酬百般韵趣今日遇着良辰美景

情興又不開然雖勉強為言終不歡暢山小姐

再三開慰口雖然從而心只痴迷每日只是懶

思睡山小姐欲致張寅一見以決前疑而張

寅又苦辭不來冷絳雪漸上形容消瘦山小姐

十分着意欲與父親說知却又不便啟齒欲待

含忍又怕冷絳雪成病正沒法處忽聞聖旨命

一中貴召父親入朝見駕此時山顯仁病已愈

了不敢推辭遂同中貴肩輿入朝見於文華

殿朝見畢天子賜坐因問道朕許久不見卿不

知卿女山顯仁曾擇有佳婿否山顯仁奏道蒙聖

恩垂念實尚未曾擇得天子道以卿門第豈無

求者山顯仁道求者雖多但臣女山顯仁家聖恩

加以才女之名不肯苟且托之匪人有幸聖眷

故猶然待字也天子道卿既未曾選得朕到為

卿選得二人在此山顯仁道微臣兒女之私怎

敢上費聖心但不知選者是何人天子道南直

學臣王表昨有疏特薦兩個才子頭一個是松

江燕白領第二個是洛陽平如衡年俱不滿二

十疏稱他才高雕繡學貴天人提筆萬言可以

便做了。今日尚未蒙以盤纏見贈。故在此守候。不期得遇仁兄。真是三生之幸。不識仁兄高姓。那少年道。小弟姓盧。家再因夢梨花而生。故先父取名夢梨。今年纔一十六歲。昨日因舍妹在樓頭窺見吾兄才貌。又見揮毫敏捷。以為太白復生。對小弟說了。故小弟妄思一面不意果從人願。得會仁兄。仁兄若缺資斧。小弟自當料理。如何望之。李老李老俗物。只知趨貴。那識憐才。正說未完。只見小喜來說道。裡邊擺出飯來。請相公去喫。李爺也就出來。也蘇友白正要說話。不肯起身。盧夢梨聽見忙立起身來說。道。既主人請吾兄喫飯。小弟且別去。少

刻無人時。再會于此。只是見李老千萬不可說出小弟。小弟與此老不甚往來。蘇友白道。既如此。小弟就去。一刻便來。幸勿爽約。盧夢梨道。知心既遇。尚有肝膈之談。安肯相負。說罷。就進園去了。蘇友白回到亭中。李中書恰好出來相見。遇李中書就說道。小弟失陪得罪。今日本當送仁兄早行。只因老錢再三托小弟留兄一敘。故斗胆又屈于此。此須薄程。俱已備下。明早定可登程矣。蘇友白道。荷蒙高情。啣感不盡。須臾擺上飯來。二人喫罷。李中書道。昨日縣尊有一貴客在此。小弟還要去一拜。只是兄要失陪。奈何。蘇友白因心下要公虛。遂

立就。又獻燕白領的燕臺八景詩。朕覽之。果是奇才。昨已有旨徵詔去了。待徵詔到時。朕當于二人中擇一佳者。為卿女山黛主婚。山顯仁連連叩頭謝恩。天子又賜酒飯留了半日。方放還家。山顯仁一到家。就與女兒一一說知此事。山黛聽見說兩個才子。一個是洛陽平如衛。心下暗驚。道。元來果另有一個平如衛。則張寅此詩的係盜竊無疑矣。一時未敢與父親說明。只含糊答應。道。聖恩隆重如此。何以報答。說罷。就走到冷絳雪卧房中來說道。姐。不必過慮。小妹有一樁喜事來報你。知道冷絳雪忙驚問道。小

姐有何喜事報我。山小姐不慌不忙。細而說。只因這一說。有分教。柳中鸚鵡語。雪裡鴛鴦飛。不知說出甚麼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看梅花忽然投臭味

詞曰。只怕不春光。若是春光自媚。試看鶯燕。來去薄如醉。饒他金屋好花枝。莫不懶上睡。但願芳容艷。為填滿河洲內。

右調好事近

話說山小姐聞知平如衛消息。連忙報知冷絳雪。說道。今日聖上特召參。進朝說南直隸學

不得他去了。忙說道。但請尊便。學生在此。你可盤桓。中書道如此得罪了小弟。拜客回來。就好同兄去赴老錢之酌。說罷。拱上手去了。蘇友白得了空。便走到後門口來。要會盧夢梨。只因這一念。有分教。關中路上。擔不了許多透骨相思。月下花前。又添出一段風流佳話。正是。

情如活水分難斷。
心似靈犀何也通。
春色映人隨處好。
東君何以別西東。
不知蘇友白來會盧夢梨。還得相見否。
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盧小姐後園贈金

詩曰。人才只恨不芳妍。那有多才人不憐。窺客文君能越禮。識人紅拂善行權。百廢不悔方成節。一見相親始是緣。說道婚姻夫所定。人情至處可回天。

却說蘇友白。忙到後園門首。來會盧夢梨。只見盧家園門緊閉。不聞動靜。立了一會。心下沉吟道。少年兒女子。莫非言語不實。又想道。我有此兄。雖然年少。却舉止有心。斯無失信之理。正是。等入易以。一霎時。便有千思萬慮。正費躊躇。忽聽得一敲門响。盧夢梨翩然而來。說道。

臣疏薦兩個才子。你道是誰。冷絳雪道。賤妾如何得知。乞小姐明言。山小姐道。一個是松江人。叫做燕白領。那一個你道奇也不奇。恰正是小姐所說的洛陽平如衡。冷絳雪道。平如衡既另有一人。這張寅。却又是誰。莫非一人而有兩名。山小姐道。這個未必。聖上說燕白領與平如衡。總批旨去徵召。這張寅已在京師。豈有是一人之理。冷絳雪道。若非一人。為何張子之詩。竟是非子之作。山小姐道。以小妹看來。這個張寅。定非端士。冷絳雪道。小姐何以得知。山小姐道。他既要求親。若果有真才。自宜挺然面謁。為何只

大權貴稱揚。而絕不敢登門。若非靦陋。定然無才。這張子新編。大約是他人舊作。而竊取以作嫁衣裳也。冷絳雪道。小姐此論有理。山小姐道。平如衡既為小姐。則日又為學臣。特薦閔祠二詩。又見一班。其為才人無疑矣。天子欲為小妹擇婿。小妹當為姐。成全閔子祠之一段奇緣。以作千秋佳話。冷絳雪道。閔祠奇緣。雖未可知。而小姐美意。亦已不朽。但妾想學臣所薦二人。既係才子。則那燕白領。定是可兒。小姐元以白燕得名。那生又名燕白領。互為顛倒。此中似有天意。今蒙聖主垂憐。倘能如願。豈非人生快事。山

蘇兄信人也。奈何。速直不愧。同心。蘇友白見了。有如從天而至。歡喜不勝。忙迎上前。以手相携。呼答道。與玉人期。何敢後也。盧夢梨道。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始終如一。方成君子之交。蘇友白道。無終之人。原不曾有始。只是一輩眼中無珠之人。不識耳。若夫松柏在前。豈待歲寒。方知其後凋也。盧夢梨道。吾兄快論。釋小弟無限之疑。因說道。小弟有一言相問。只恐交淺言深。不敢做。蘇友白道。片言定交。終身相托。小弟與仁兄雖偶爾邂逅。然意氣已深。有何至情。不妨吐露。盧夢梨道。蘇兄既許。小弟直言。且請問京中之行為名乎。為利乎。尚可緩

乎。蘇友白道。小弟此行。實不為名。亦不為利。然而情之所鍾。必不容緩。盧夢梨又問道。仁兄青年。老伯與老伯母。自應康健。嫂一定娶了。蘇友白道。小弟不幸。父母双亡。尚隻身未娶。盧夢梨道。仁兄青年高才。美如冠玉。自多擲果之人。必有東床之選。何尚求學未遂。而隻身四海也。蘇友白道。不瞞仁兄說。小弟若肯苟諧匹偶。則室中有婦。久矣。只是小弟從來有一痴想。人生五倫。小弟不幸。父母双亡。又鮮兄弟。君臣朋友間。遇合尚不可知。若是夫婦之間。不得一有才。有德的絕色佳人。終身相對。則雖金馬玉堂。終不快心。故飄零一身。今猶如故。

小姐道。姻緣分定。且自由他。今得姐。開懷。大是樂事。就扯冷。絳雪回到玉尺樓。去開宴。正是
鳥長便能語。花開自有香。蕭時小兒女。漸轉柔腸。
按下山黛與冷絳雪閒論不題。且說燕白領與平如衡。自離揚州。雖說要趕到京師。然二人都少年心性。逢山要看山。逢水要觀水。故一路耽上閣。直度過了歲。方纔到京。到京之日。轉在張寅之後。二人到京。尋一個寓所。在玉河橋住下。就叫一個家人去問山閣老的相府在那裡。家人去問了。來回道。山閣老已告病回去多時了。燕平二人聽了。大驚道。怎緣我三人這等

無緣。千山萬水。來到此處。指望一見山小。思量你我之才。不期不遇。他是個秦人。今告病去了。便遠隔山河。怎能得見。燕白領還不肯信。又叫家人買一本新繙繡來。揭開第一帙。見宰相內並無山顯仁之名。知道是真。便情更索然。平如衡雖也不快。却拿着繙繡。顛來倒去。只管翻看。燕白領道。人已去矣。看之何益。平如衡道。有意栽花。既已無成。無心揀柳。或庶幾一遇。向日與兄曾說的。冷絳雪。想在京中。故查一查看。燕白領道。偌大京師。如大海浮萍。向何處尋起。平如衡道。兄不要管我。待小弟自查。因再四

盧夢梨道蘇兄深情足令天下有才女
子皆為感泣因嘆一口氣道蘇兄擇婦
之難如此不知絕色佳人或制于父母
或悞于媒妁不能一當風流才壻而飲
恨深閨者不少故文君既見相如不辭
越禮良有以也蘇友白道禮制甚嚴耳
豈為真正才子佳人而設盧夢梨道仁
兄此行世不多名為利必有得意之人
故不惜奔走也蘇友白道盧兄有心人
愛我如此敢不盡言小弟此行實為一
頭親事要求一翰林公作伐但目今鄉
試在途恐他點了外省主考出京不得
相遇故急上要去盧夢梨道必蘇兄之
求自是絕代佳人但不識為誰氏之女

檢來檢去忽檢著一個鴻臚少卿姓冷因大喜
道這不是燕白領又笑道兄痴了天下有名姓
儘同尚然不是那有僅一冷姓相同便確以
為絳雪之家天下事那有如此湊巧平如道
天下事要難則難要易便易兄不要管我待小
弟自去一訪是不是也可盡小弟愛才之心大
家又哄上各自安歇到次日清晨燕白領尚未
起身平如衡早自去尋訪燕白領起來聞知哄
道情之所鍾正在我輩千古名語喫了早飯尚
不見來家又聽得城南梅花盛開遂帶了一個
小家人獨自出城南去聞要出了城因天氣清

蘇友白道是江南世家說來仁兄未必
知不說可也盧夢梨道說來小弟弟若知
可以不說上來不知又何妨一說蘇友
白笑道說果不妙就是做鄉白侍郎之
女名喚紅玉美麗無比詩才之妙弟輩
亦當遜席至于憐才一念尤古今所無
故小弟寤寐不能忘情若今生不得此
女為婦情願一世孤單盧夢梨听了沉
吟半晌又問道白侍郎叫甚名字住在
何處蘇友白道白侍郎諱玄字太玄住
在錦石村裡盧夢梨听了明知是他母
悞却不說破只道有美如此無怪兄之
鍾情但天下大矣設使更有美者則蘇
兄又將何如蘇友白道好色豈有两心

明暖而不寒一路上斷續續有梅花可看遂
不覺信步行有十數餘里忽到一處就像水盡
山窮一般因問土人道前面想是無路了土人
笑道轉入山去好處伙多怎說無路燕白領依
他轉過山脚望裡一望只見樹木扶蘇幽秀又
是一天心甚愛之只得又走了入去一步一步
皆有風景可觀不覺又行了二三餘里心雖要
看爭奈足力不繼行到一座花園門看遂坐下
歇息歇息稍定再將那花園一看只見
上下八處是碧瓦周圍多是紅牆雕甍畫棟
吐龍光鳳閣斜張朱網好鳥枝頭百轉各
花欄裡群芳風流富貴不尋常却有玉侯
氣象

使有美如此。則小弟之傾慕。又自如此。然得一忘。則小弟死不負心。盧夢梨聽了。又沉吟半晌。道。吾兄情見乎辭。此行決不可挽矣。既如此。何必耽延行李之費。小弟已攜在此。就袖中取出白銀三十兩。道。這銀友白道。此須少佐行李。如夏不足。尚自金鉢金鐲一對。明珠十粒在此。以為補湊之用。遂在兩臂上。除下金鐲片明珠一串。又虛過來。蘇友白道。行李只假數十金足矣。何必許多。仁兄過于用惠。小弟受之。已自有餘。至于金鐲明珠珍貴之物。況出之令妹。小弟何敢當。盧夢梨道。仁兄快士。何亦作此腐談。客貧求人。最難珠鐲二物。可親佩

于身。以防意外之變。倘或不用。即留為異日相見之端。亦作兆也。蘇友白道。吾兄柔媚如女子。而又具此俠腸。山川英氣所鍾。特異。小弟偶爾得交。何幸如之。小弟初時去心。有如野馬。今被仁兄一片深情。如飛鳥依人。名花繫念。使小弟心醉魂消。戀不忍言別。小弟從來念頭。只知有夫婦。不知有朋友。今復添一段良友相思之苦。教小弟一身一心。如何兩受。盧夢梨道。小弟奉先人之教。身如處女。並未從師。何況求友。今一晤仁兄。不知情從何生。兄深於情者。幸剖以教我。蘇友白道。小弟深情。不過一往。盧兄深情。其柔如水。太白詩云。桃花潭

燕白領看見那花園規模宏麗。制度深沉。像個大貴人在莊院。不敢輕易進去。又坐了一歇。不見一個人出入。心下想道。縱是主侯園圍。在此郊外。料無人管。便進去看。也無妨碍。遂叫家人立在門外。自家信步走了入去。園內氣象雖然濶大。然谿徑步置。却甚逶迤。有款燕白領走一步。愛三步。便不覺由曲徑回廊。直走到一間閣下。塔上則幾樹梅花。開得甚盛。遂繞着梅花步來。步去。引領香韻。正徘徊間。忽聽得閣上窓子開。响。忙抬頭一看。只見一個少年女子。生得眉目秀美。如仙子一般。無心中推窓看梅。忽見燕白

領在閣下。彼此覷面一看。各吃了一驚。那美女連忙避入半面。把窓子斜掩。燕白領看得呆了。還仰臉痴。而望。只見閣上走下兩個僕婦來。問道。你是甚麼人。擅自走入。燕白領道。我是遠方秀士。偶因看梅到此。那婦人道。這是甚麼所在。你也不問。竟撞進來。若不看你年紀少。又是遠方人。叫人來捉住。纔好。還不快走出去。燕白領見勢頭不好。不敢回言。只得走出園來。心下想道。天下怎有這樣標致女子。我燕白領空長了二十歲。實未曾見。因坐在園門外。只管呆想。跟來的家人。見他痴。坐着。因說道。日已

水深千尺不及汪倫送我情。似為盧兄今日道也。小弟何情當此際惟有黯然。盧夢梨道此所慮者。似乎言別不易。小弟所慮者。又在後會為難。不知此別後更有與仁兄相見之期否。蘇友白驚訝道。吾兄何出此言。爾我今日之遇。雖然朋友實勝骨肉。吾兄自是以要之人。小弟亦非負心之輩。小弟進京即歸。過貴鄉自當登堂拜謁。再圖把臂談心。安有不見之理。盧夢梨聽了。沉吟半晌。不語。蘇友白道。仁兄不語。莫非疑小弟未必重來。盧夢梨道。小弟沉吟者。非疑吾兄不來。只恐仁兄重來。而小弟子虛烏有。不可物色矣。蘇友白道。吾兄尊慈在

堂。未必遊于他鄉。爰我貫深。料無拒絕之理。為何不可物色。盧夢梨道。聚散固不由人。天下事奇。怪。吾兄豈能預定。蘇友白道。在天者難定。在人者易知。若說小弟日後不來。見兄小弟愈可自信。若說日後仁兄不見。小弟則兄今日見小弟。何為此理。易明者。盧夢梨道。今日小弟可見。則見後日小弟不可見。則不見。亦未可知。蘇友白道。吾兄一見小弟而諄。肝胆猶虛。交淺言深。時情同骨肉。而轉為此模糊之語。不几交深而交淺乎。弟所不解。盧夢梨道。初時以為可言。故諄之。此時以為不可言。故不言也。何必費辭。蘇友白道。小弟一

沉西還有許多路。再就閣不得了。燕白領問道。帶得有筆硯麼。家人道。有在拜盒裡。燕白領遂叫取出來。就在園外旁邊粉壁上題詩一首。道。開尋春色辨媼妍。畫道梅花獨占先。天際忽垂傾國影。梅花春色堪堪憐。燕白領寫完。正要寫詩。柄落款。忽門外走一個童子來。看見罵道。該死的賊囚根子。這是甚麼所在。又不是庵觀寺院。許你寫詩在牆上。待我叫人來拿你。遂跑了進去。家人見說慌了。忙說道。相公快去罷。這一定是公侯人家。我們孤身怎敵得他。過燕白領着了急。也不敢停留。遂叫家人收了筆硯。忙走了回去。不題。你道這

園是甚麼所在。元來就是天子賜與山顯仁住的。皇庄數內的花園。皇庄正屋雖只一所。園裏到有五六處。有桃園。杏園。柳園。竹園。這個叫做梅園。那一座閣叫做先春閣。山顯仁因春初正是梅花開放時節。故暫住于內賞玩。這日因偶然感了微寒。心下不爽。故山小姐來看父親。見父親無甚大病。放了心。遂走到先春閣上來。觀梅。忽推窓看見燕白領。人物俊秀。年紀又青。此時山黛已是十六歲。有美如此。有才如此。豈有無情之理。未免生憐。佇目而視。不料忽被僕婦看見。趕了出去。心下甚是依。正倚着窓子。沉

縱仁兄不以此見笑。小弟獨不愧于心乎。故或有不見之說。今仁兄以市交貴小弟。小弟只得實告此實兒女私情。即今日言之。已覺面熱。顏赤。倘泄之他人。豈不令小弟羞死。蘇友白聞言。愕然驚。喜道。吾兄戲言耶。抑取笑小弟耶。盧夢稜悽然道。出之肺腑。安敢相戲。蘇友白道。莫非夢耶。盧蓋蘇道。青天白日之下。何愛之有。蘇友白道。若是真。豈不令小弟狂喜。欲死。盧夢稜親事之不濟。悽也。何如。仁兄乃謂之喜。何哉。蘇友白道。小弟四海一身。忽有才美如仁兄之淑女。割半面而印。以終身托許。弟雖草木。亦知向春為榮。况弟人也。云胡不喜。盧夢稜

梨蘆吾兄好迷。已自有人。豈能捨甜桃而復尋苦李子。小弟兄妹之私。不過虛願耳。蘇友白道。宋玉有云。天下之美。無如臣里。臣里之美。無如東隣之子。仁兄兄妹之美。何更下是。小弟今為令妹之美。而不知求。而求。求。豈非葉公之好。西龍。而見。直龍。反却走也。盧夢稜道。仁兄既不欲。無。弟妹將與于。意中之。豔作負心人耶。蘇友白道。作負心人。則吾豈敢。盧夢稜道。吾固知。不負心也。使吾兄。憐。弟妹。而有負于前。倘異日。復有美于弟妹者。不。將。以弟妹為。倘。無。論。則人。怨。君。薄。倖。亦。非。弟妹。所。重。于。兄。而。仰。望。以。為。終。身。者。也。蘇友

進園中去了。到晚間。山顯仁病已好了。羅夫人放心不下。叫家人立逼着將山相公與山小姐接了回大庄上去了。不題。且說燕白領被童子一驚。急急奔回。直走出山口。見後面無人追趕。方纔放心。下想道。古稱美人沉魚落雁。眉似遠山。眼橫秋水。我只道是個名色。那能貴。如此。今看閣上美人。比花解語。似玉生香。只覺前言尚。摹寫不盡。我燕白領平生愛才好。命今觀茲艷色。雖百才子。吾不與易矣。心上想念美人。情興勃。竟忘却勞倦。徑歡喜。走回寓所。進門便問平相公回來麼。家人道。回來久了。

燕白領一路叫進來。道。子持兄訪得上人消息。何如。平如衡睡在床上。竟不答應。燕白領走到床前。咲問道。吾兄高卧不應。大約是尋訪不着。胸中氣苦了。平如衡方坐起來。道。白。走了許多路。又受了一肚皮氣。那人畢竟尋訪不着。你道苦也不苦。燕白領道。尋不着便罷了。有其妨。氣平如衡道。那冷鴻臚山西人。粗惡異常。說我問了他家小姐。壞他的閨門。叫出許多衙役。與惡僕。只是要打。幸虧傍人見我年少。再三勸解。放我走了。不然雞肋已飽。尊拳矣。如何不氣。燕白領笑道。吾兄不得而空訪。小弟不訪而自得。

白蓮仁兄曲論不獨深得弟心而侃正言更使弟覺區小弟之柔腸痴念已為兄寸斷百結不復知有生死性命矣盧夢梨道以情人也不患情少正患情多願今日之事計將安出蘇友白微咲道既不獨棄除非兩存但恐非深閨兒女之所樂聞也盧夢梨道舍妹年雖幼小性頗幽慧豈可以兒女視之亦君真誠昨已與小弟言之矣要則妻奔則妾自嫌近奔即以小星而侍君子亦無不可但悲兄所求之淑女未必能容耳蘇友白大喜道若非淑女小弟可以無求若果淑女那有淑女而生妒心者三人既許同心豈可強分妻妾倘異日書生

豈非快事乎如鶴大驚道元在那裡遇見了絳雪燕白領道弟雖未遇絳雪而所遇之美恐絳雪不及也平如鶴咲道美或有之若謂過於小弟候兄不至獨步城南因風景可愛不覺信步行遠偶因力倦少憩忽見一所花園富麗遂入去一觀到了一座閣下梅花甚盛小弟正爾貪看忽然閣窗大開露出一位少年女子其眉目之秀麗顏色之鮮妍真是描不成画不就雖西子再生亦不過此那女子見了小生却也不甚遮掩小弟正要飽看忽被兩個丫鬟惡恨恨走了出來弟被他趕出情無所寄因題一首絕句大書在他園門牆壁上本要落落通個姓名使他知道不期許絳雪完款尚未落又被一個小惡僕看見說我爹喚子他家牆壁惡書罵罵走進去叫人來拿我。想那等樣一個園子定是勢要公卿人家我一個遠方寒士怎敢得他過只得走了出來小弟雖也喫了些虛驚却遇從來所未遇勝於吾兄多矣平如鶴道兄但知論美不知千古之美又千古之才為之也女子眉目秀媚回云美矣若無才情發其精神使不過是花耳柳耳。鶯耳燕耳珠與玉耳縱為人寵

僥倖得續二女若不一情有如昨日盧夢梨亦大喜道兄能如此不辜弟妹之苦心矣雖舍卒一言天地鬼神實與聞之就使海枯石爛此言不朽矣蘇友白道小弟思白小姐之事尚屬虛懸今妹之事既蒙全諾小弟何不少留數日就求媒一議盧夢梨道仁兄初意原為白小姐而來而今途先婿舍妹無論先已負心就使紅玉小姐聞之自應不悅豈不閉異日爭端乎况舍妹尚幼既已許婚斯無改後兄宜速進京早完白小姐之事但只是還有一語相問蘇友白道更有何語盧夢梨道仁兄既屬意白小姐不識白小姐亦知有仁兄否蘇友

白道更有何語盧夢梨道仁兄既屬意白小姐不識白小姐亦知有仁兄否蘇友

幸為我蘇友白一追殷勤。盧夢梨含淚
點首。二人眷戀一會。沒奈何分手而去。
正是

意合情偏切。情深別更難。

丈夫當此際。未免落珠彈。

盧夢梨去。不是却說蘇友白轉出北
門。恐怕李中書錢舉人來纏擾。不敢到
舊店主人家去。只得另尋一家安歇。拿
些散碎銀子。備了行李。催了馬匹。到次
日。絕早。就行。一路上痴心迷。只是想
念。起初只得白小姐一人。如今又添了
盧夢梨。與白小姐二人。弄得滿心中無
一刻之安想。道白小姐雖見其才。未觀
其面。盧小姐雖也未見其貌。然其兄之

美如此。則其妹可想見矣。此婚得成。無
論受用其妹。即日與其兄相對。也是人
生一快。又想到盧夢梨雖然年少。却慮事
精詳。用情真至。自是一慧心才人。既稱
其妹有才。斷非過譽。就使學問不充。明
日與白小姐同處閨中。不愁不漸造高
妙。我蘇友白何福。連此二美。心中暢快
不覺信馬而行。來到一鎮。忽聽得兩面
鋪兵鑼。兵士敲將來。隨後就是一
對。頭道旗。許多執事擺列將來。蘇友
白問人。知是按院出巡回來。只得下了
馬。立于路旁。讓他過去。不多時。只見一
柄藍傘。一乘大轎。數十衙役簇擁一位
官人過去。後面許多官舍跟隨。內中一

也。二人爭說。談笑不已。家人備了夜酒。二人對
酌。直到夜深。方纔歇息。到次日。燕白領喚了早
飯。就要邀平如衡到城南同去訪問。昨日跟去
的家人說道。相公不要去罷。那個園子定是大
鄉宦人家。昨日相公題詩在他牆上。他家人不
知好歹。就亂罵。還要教家人拿我們。幸虧走得
快。不曾被他凌辱。今日若再去。倘若看見。豈不
又惹是非。不如同平相公到別處去。頑耍罷。平
如衡聽了。連一點首。道說得有理。我昨日受了
冷鴻臚之氣。便是榜樣。燕白領只雖不言。心下
只是要去訪問大家。又混了一會。燕白領竟悄
悄換了一件青衣服。私自去了。又過了一會。平
如衡尋燕白領講話。各處都不見家人。想道。定
然又到城南去了。平如衡着慌。道大家同去。猶
恐不妙。他獨自一人走去。倘惹出事來。一發無
解。我們快趕去。方妙。遂帶了三四個家人。一徑
出城趕去。不題。却說燕白領心念。想着閣
下美人要去訪問。見平如衡與家人攔阻。遂獨
自奔出城來。暗想道。我再入他園內去。便恐怕
有是非。我只在園外訪問。他怎好管我。就是昨
日題得詩句。也只一個童子看見。我今日換了
衣服。他也未必認得。就是認得我也可與他胡

個承差見了蘇友白看了一看慌忙下馬來道這是大相公小的春前那裡不尋到如何今日却在此處蘇友白聽了一驚道你是何人那承差道小的院蘇老爺承差老爺春間曾差小的來接大相公大相公難道就忘記了蘇友白道原來是兄老爺如今在那裡承差道方纔過去的就是蘇友白道原來就是家叔家叔復命不久為何又點出來承差道老爺不喜在京中住前任湖廣只得半年故又補討此差出來老爺自尋大相公不見時常懸念大相公快上馬去見老爺蘇友白依言上馬又復轉來承差也上了馬說道大相公慢來小的先去報老爺遂將馬加上一鞭跑前去不多時又走轉迎着蘇友白說道老爺聽見大相公在此甚是歡喜說道路上不好見叫小的服事大相公同到衙中去相會蘇友白道回到縣中尚有三四十里路今日恐不能到承差道老爺衙門在府中不往縣間過此去到府中止得七八里路了二人一路問此閒話不多時早到了衙門守門人役接着道大相公快請進去老爺在內堂立等蘇友白下了馬叫小喜打發下整衣冠竟進後堂來只見蘇御史果立在堂上等候蘇友白進得堂來就請蘇御史拜見拜畢命坐就坐子蘇御史側邊蘇御

穎主意定了遂欣然出城向南而走昨日是一路看花看柳緩步而行不覺路遠今日無心觀景低着头只是走心下巴不得一步就到只覺越走越遠心上急了一會見走不到只得轉放下心道想昨日之事妙在他見了我心慌忙避去此中大有情景只可惜我那首詩不曾落得姓名他就想我也無處下手又想着我的詩寫在園門外他居閣中連詩也未必能見就是見了也不知他能識幾個字兒這且由他如今且去訪問他姓名若是鄉宦人家素曾通人我先父的門生故吏朝中尚有許多就去央幾個與我作媒若能成就也不枉我進京一場心不是這等胡思亂想便不知不覺早已望見花園燕白領雖一時色胆如天高興來了想起昨日受童子罵詈心下又有几分怯懼不敢竟走只一步一步慢慢的捱將上來看見園前無人出入方放胆走到昨日題詩處抬頭一看只見字跡照舊在上想道我昨日空費一番心思題詩在此今日美人何處誰來拈採豈非明珠暗投為可惜還是我自家來賞鑑再抬頭一看忽驚訝道我昨日題的詩不是此詩怎麼變了且字也不是我寫的我昨日寫得潦草這字龍蛇

的先去報老爺遂將馬加上一鞭跑前去不多時又走轉迎着蘇友白說道老爺聽見大相公在此甚是歡喜說道路上不好見叫小的服事大相公同到衙中去相會蘇友白道回到縣中尚有三四十里路今日恐不能到承差道老爺衙門在府中不往縣間過此去到府中止得七八里路了二人一路問此閒話不多時早到了衙門守門人役接着道大相公快請進去老爺在內堂立等蘇友白下了馬叫小喜打發下整衣冠竟進後堂來只見蘇御史果立在堂上等候蘇友白進得堂來就請蘇御史拜見拜畢命坐就坐子蘇御史側邊蘇御

穎主意定了遂欣然出城向南而走昨日是一路看花看柳緩步而行不覺路遠今日無心觀景低着头只是走心下巴不得一步就到只覺越走越遠心上急了一會見走不到只得轉放下心道想昨日之事妙在他見了我心慌忙避去此中大有情景只可惜我那首詩不曾落得姓名他就想我也無處下手又想着我的詩寫在園門外他居閣中連詩也未必能見就是見了也不知他能識幾個字兒這且由他如今且去訪問他姓名若是鄉宦人家素曾通人我先父的門生故吏朝中尚有許多就去央幾個與我作媒若能成就也不枉我進京一場心不是這等胡思亂想便不知不覺早已望見花園燕白領雖一時色胆如天高興來了想起昨日受童子罵詈心下又有几分怯懼不敢竟走只一步一步慢慢的捱將上來看見園前無人出入方放胆走到昨日題詩處抬頭一看只見字跡照舊在上想道我昨日空費一番心思題詩在此今日美人何處誰來拈採豈非明珠暗投為可惜還是我自家來賞鑑再抬頭一看忽驚訝道我昨日題的詩不是此詩怎麼變了且字也不是我寫的我昨日寫得潦草這字龍蛇

史看蘇友白。人才秀美。滿心歡喜。因說道我記得見賢姪時。尚是垂髫。數年不見。不意竟成一美丈夫。使劣叔老懷不勝欣慰。蘇友白道。愚姪不幸。幼失嚴親。早歲慈母見背。又緣道途修阻。不能趨侍。尊叔膝前。以承先教。遂致孤身流落。有墮家聲。今瞻前思後。慚愧何堪。蘇御史道。劣叔老矣。既無嗣續。況且倦遊前程。有眼。我看賢姪。美。器宇。自是千里之駒。異日當光吾宗。劣叔可免門戶憂矣。蘇友白道。愚姪失之子前。尚望尊叔教之于後。倘不至淪落。聊以衍眉山一派。亦可稍盡後人之意。蘇御史道。我既無子。汝又父母及亡。我春間曾有書與

汝道及此事。意欲叔姪改為父子。聊慰眼前寂寞。至于異日。贈當蒙之。先兄先嫂。知不然。則是欲嗣吾宗。而絕汝後也。不知賢姪。曾細思否。蘇友白道。尊叔此意見之遠慮之深。使孫承有托。實二先人之所深願也。先人所願。愚姪未有不願者。蘇御史聽了大喜。遂擇一吉日。安排酒筵。令蘇友白拜他為父。自此以後。遂以父子稱呼。府縣司道及合局鄉官。聞知按院繼了新公子。都來慶賀。送禮。不想李中書也在其中。就將寫四景的錦屏送來。這日蘇御史公堂有事。就着蘇友白到賓館中來接待。衆鄉官李中書。看見新公子。就是蘇友白。着了

有休。大是怪事。呆了半晌。復定神。看那首詩道。花枝鏡裡百般妍。終讓才人一看先。天只生人情使了。情長情短有誰憐。燕白領讀完。大驚大喜道。這是那裡說起。我昨日明。題的詩。今日為何換了。莫非美人看見和韻之作為。何我的原唱。却又不見。又讀了一遍。因思道。看此詩意。明。是和韻。答我昨日之詩。我的元倡不見。畢竟是他塗去。恐人看見不雅。因致。歎息道。我那美人。呀。我只道你有美如此。誰知你又有才如此。又慧心如此。我想天地生人的精氣。生到美人。亦可謂發泄盡矣。想完。又將詩讀了兩遍。愈覺有味道。我昨日以傾國之色。贊他。就以花妍。不如才美。贊我。末句情長情短。大有蘊藉。我燕白領從來未遇一個知心知意的知己。因朝着壁上詩恭。敬。作了兩個揖道。今日蒙美人和詩。這等錯愛。深謝知己矣。正立着。痴。呆。想聽見園內有人說話。出來。恐怕認得。慌忙。走開。心下又想。我昨日不落款者。是被那惡奴趕逐。我那美人為何今日也不寫個姓名。叫我那裡去訪問。又想道。園內不好進去。恐惹是非。園外附近人家。去訪問一聲。却也無礙。只得從舊路走回來。尋個人家訪問。怎奈此山僻之處。雖有幾個人家。都

一驚慌忙出位作揖謝罪道前日多有得罪治弟拜客回來不知兄翁為何就徑行。自是怪治弟失陪。治弟備了些薄禮鋪陳。四下訪問並無踪跡。以一時俗元。開罪賢豪。至今悔恨無已。更不知為驍馬責介。真可謂有眼不識泰山。今幸再觀台。願簡慢之罪。乞容荆請。蘇友白道前擾尊府不勝銘感。小弟次日緣有薄事。急于要行。又恐復叨錢君。故未及謝。賢主非敢過求。李中書道。兄翁海量。深罪然。治弟反之于心。終屬不安。謝道。方隨眾鄉官別去。正是

趨貴足恭。

小人常態。天下比自同。

蘇御史公事畢。查點禮物。金銀綉緞。食用之物。一概不受。止有詩函。文墨。關係替揚德政者。皆稱為號。只得受了一細看。大都套話為多。看到李中書錦屏回看詩。清新俊逸。筆墨不群。心下甚愛。就呼衙役。抬到後堂。擺列賞玩。適值蘇友白來。蘇御史就指與蘇友白看道。此四首詩。筆解句逸。絕無雜糅。我甚愛之。李中書賞郎。自不解此。不知出之何人。我聞你亦愛詞賦。此詩不可以其應酬而不賞也。蘇友白道。此四首詩。實係孩兒代筆。倉卒應酬。豈足當父親珍賞。蘇御史又驚又喜。道這又奇了。我就疑山東無此俊筆。亦不意吾兒才美如此。

四散住開。却又不近大路。大路上但有樹木。並無人家。燕白領正甫躊躇。忽見路上走出一個老和尚來。燕白領看見慌忙上前。與他拱手道。老師父請了。那老和尚看見燕白領人物俊秀。忙答道。小相公請了。燕白領道。請問老師父前面那一所花園。是甚麼鄉官人家的。老和尚笑道。那裡有這樣大鄉官。燕白領道。不是鄉官。想是公侯人家。老和尚又笑道。那裡有這等大公侯。燕白領道。不是鄉官。又不是公侯。却是甚等人家。老和尚道。是朝廷的皇庄。你不見房上都是碧瓦。一帶都是紅牆。甚麼公侯鄉官敢用此

物。燕白領道。這皇庄又是皇庄。又問道。既是皇庄。為何又有人家內眷住在裡面。老和尚道。相公。你年紀還小。又是南方人。不知京師風俗。這樣事。是問不得的。他一個皇庄。甚人家內眷敢住在裡面。燕白領道。學生明。見來老和尚道。就有人住。不是國戚。定是皇親。你問也做甚。幸而問着老僧。還不打緊。若問着一個生事的。人。便要拿我頭。紫火圍。騙個不了哩。燕白領聽了。驚得吐舌。因謝道。多承老師指教。感激不盡。老和尚說罷。就拱手去了。燕白領見老和尚說得利害。便不敢再問。遂走回來。只因這一回去。

我且問你，上何得代他作。蘇友白道：前日孩兒來時，途中被劫行李，不夫不能前行。在旅次中，偶然相遇，他許贈孩兒盤費，故孩兒代他作詩。只說是送按臺，亦不知就是大。蘇御史道：連日忙，我到不曾問的你。我春間着承差接你，你許了來，為何後又不至今。又到此，却是為何。蘇友白道：孩兒在家時，出門甚少，原不識路。彼時只道江口大路，易行，竟信馬而行，不意錯走到句容鎮上錦石村。次日急欲趕回，不料受此寒病，不能動身，只得借了一個觀音庵住下，養了半月病方好。故失了大人之約。今日之來，就因孩兒在寺裡住，訪知被地白

細官有一女，多才能，詩筆麗異。孩兒妄想欲求為婦人。都道白公擇婿甚厭，不輕許可。孩兒又訪知金陵吳翰林，是他至親，言則必從。今聞吳翰林欽名，進京，故孩兒此來一則尋訪大人，二則就要與吳翰林為媒。蘇御史道：原來有許多緣故。這白細官，莫非是白太玄。蘇友白道：正是。工部侍郎白太玄，蘇御史道：若是我同年，他的事我細細盡知。他女兒詩才果妙。此老擇婿果厭，只因為求婚不從，幾乎連性命不保。蘇友白聞道，此是為何。蘇御史就將賞菊代父作詩及楊御史求親不遂，舉蘇迎請上皇之厚，細細說了一遍。

有分教：酒落歡腸，典衣不惜。友逢知己，情話無休。不知果然就得回去麼。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懸絲筆直求淑女

詞曰：風流才子凌雲筆，無夢也生花。揮毫當陛，目無天子，何有雛娃。豈期閨秀雕龍，繡虎真若塗鴉。始信天鍾靈異，蛾眉駁骨，有甚爭差。

右調青衫濕

話說燕白領因訪閣上美人姓名，忽這老和尚說出皇庄利害，不敢再問，恐惹是非。忙走了回來，到了一個村鎮市上方纔定了店，立住脚。

他出門時，因瞞着平如，不曾與得。午飯到此，已是未申之時。肚中微覺飢，忽見市前一竿酒旗飄出，滿心歡喜，竟走進去，檢一副好座頭，坐下。此雖是一座村店，窗下種了花草，到還幽雅。燕白領坐下，店主人問道：相公還是自飲，還是候朋友。燕白領道：自己飲，沒有朋友。店主人道：用甚麼餚。燕白領道：不拘有的，只管拿來。酒須上好。店主人看見他人物清秀，衣飾齊整，料是富貴人家，只檢上品餚，饌并美酒，搬了出來。燕白領一面喫酒，一面想美人和詩之妙，因叫店主人取筆硯，默寫出來，放在桌上讀一遍。

你才華求他作配自是佳配。吳瑞菴作
伐固好。我書去也有幾分。然此老任性
而又多疑。尚有几分不穩。蘇友白道為
何不穩。蘇御史道。你今縱有有情。只是
一個窮秀才。他科甲人家。恐嫌微寒。故
曰不穩。以我想來。目今試期近了。我看
你才學亦已充足。我與你納了北監。竟
去先求功。倘得少年登第。意興勃
那時吳瑞菴為媒。我再一封書去。就十
分有望。不患不成。功名既就。婚姻又
成。一則遂你之願。二則滿我之望。豈不
美哉。蘇友白見蘇御史之言。與虛夢梨
之言相合。便如夢初醒。遂爾承應。道大
人欣割。敢不所從。只因這一去。有分教。

龍虎榜中標名顯。姓婚姻簿內。齊鳳求
鳳正是

天意從來勸富貴
人情到底愛功名。

謾誇一字千金重

不帶烏紗只覺輕。

不知蘇友白去求功名如何。且聽下回
分辭

第十五回

秋試春闈又得意

詩曰。人生何境是神仙。服藥求師總
不然。寒士得官如得道。貧儒登第
似登天。玉堂金馬真蓬島。御酒官
花寶妙丹。謾道山中多甲子。貴不

一杯十分有興。因想道。昨日平子持笑我所遇
的美人。徒有其美。却無真才。不如他遇的冷絲
雲才美兼至。叫我無言回答。誰知我的美人。其
才又過于其美。今日回去。可以揚眉吐氣矣。想
能吟。大笑。又飲數杯。忽想道。冷家女子題詩
是自家寄興。却與子持無干。我那美人題詩。却
是明。屬和。非與我有點。相問焉肯為此。
又勝于子持多矣。想罷。又吟。大笑。又飲數杯。
又想道。但是他遇的美人。雖無踪跡。却有姓名。
我遇的美人。踪跡雖然不遠。姓名無處訪問。將
如之何。和尚說不是國賊。就是皇親。我思這

美人。若生文臣之家。任是尊貴。斯文一脈。還好

訪求。若果是皇親國戚。他倚椒房之貴。豈肯輕

易便許文人。豈不是遇而不遇了。因嘆。一口氣

道。我那美人。你這一首詩。豈不空做了。難道我

與美人對面。無緣。燕白領此時。已是半酣。尋思

無計。只拿着一杯酒。欲飲不飲。忽不覺墮下几

點淚來。店主人遠。看見暗咲道。這相公小

年紀。獨自一個。哭了半晌。怎麼這會。子又哭起

來。莫非是歌子。因上前問道。相公小店的酒。可

好麼。燕白領道。好是好。也還不算上好。店主人

咲道。若不是上好。怎麼連相公的眼淚都吃了。

一日勝千年。

却說蘇御史同蘇友白算計停當就一面差人去起文書。又一面打點銀子。差人進京去納監御史人家幹事。甚是省力。不几日便都打點端正。又過了几天。蘇御史就對蘇友白說道。我這衙門中多事。你在此未免忙。錄。又過了。如今既要求名。莫若早送你進京。尋一靜地。潛養。庶幾有益。蘇友白心下也要進京訪吳翰林消息。連之應諾。便就擇日起程。府縣并各鄉官。聞知都來送行。作餞。李中書加意奉承。又忙亂了几日。方拜別蘇御史長行。此時是按院公子帶了小童并几个承差。乘馬富盛。一路

上好不雄豪。與前窮秀才。落。行藏大不相同。不一日到了京中。尋個幽靜下處。住了一面。去行進監之事。就一面差人打聽吳翰林消息。不意吳翰林數日前已點了湖廣正主考。出京去了。蘇友白惆悵不已。然沒法奈何。只想着慮。梨之言。安心讀書。以為進取之計。時光易過。倏忽之間。早已秋試之期。蘇友白隨眾應試。三場已畢。到了揭曉之日。蘇友白高中了第二名。經魁報到山東。蘇御史不勝歡喜。就寫書差人送與蘇友白。叫他不必出京。可于西山中。尋一僻靜處。安心讀書。率性。等來春中了進士。一同討差回省祭祖。此時不必往來道。

出來。燕白領道。我自有心事。望淚。酒何干。快盪熱酒來。我還要吃。店主人笑應去了。燕白領又飲了幾杯。又想到就是皇親國戚。他女兒。若是我。思量要嫁我。也不怕他父母不從他。若嫌我寒士。我明年就中個會元。共元與他看。那時就不是寒士了。他難道還不肯想到快活處。又哈。大笑起來。不覺又吃了數杯。店主人見他有七八分醉意。因問道。相公尊寓不知在城外。還是城中。若是城中。日色已西。這裡到城中。還有七八里。也該行了。燕白領道。我寓在城中。玉河沿。既是晚了。去罷。遂立起身來。往外竟走。

店主。慌忙攔住道。相公慢行。且算還了酒錢。看燕白領道。該多少。店主人道。酒餚共該五錢。燕白領道。五錢不為多。只是我今日不曾帶來。我賒去。明日叫家人送來。還你罷。說完。又要走。店主人見他只管要走着。急了。因說道。這又是笑話了。我又不認得相公是誰。怎好賒。燕白領道。你若不賒。可跟我回去。取了罷。店主人道。往回一二十里。那有這些閒人。跟你去。燕白領道。送來。你又不肯跟去。取你又不肯。我又不曾帶來。難道叫我變出來。還你。店主人道。相公若不曾帶來。可隨便留下。此當頭。明日來取。何如。

洛徒費精神。蘇友白一中了。就思南還
一來。迫于父命。二來。吳翰林尚未回京。
三來。恐一舉人動白公。不得只得在京
中捱過殘冬。到了新年。轉眼已是春開。
蘇友白照舊入場。真是文齊福齊。又高
高中了第十三名進士。及至殿試。又是
二甲第一。已選了官職。只因去秋順天
鄉試宰相陳渚有子。叫做陳炎。王文有
子。叫做王倫。俱不曾中得。王相公懷恨
因上一疏。劾奏主考官劉儼。王諫二人。閱
卷不公。請加重罪。虧了少保高穀回奏。
京裏皇帝說道。大臣子與寒士並進。已
自不可。况又不安於命。欲構考官。可乎。
京裏皇帝心下明白。遂不加罪主考官。却

又繼二相公。休官不送。因特旨欽賜陳

英王倫二人為舉人。一同會試。主考官

又分房考。恰是蘇友白又是劉儼房

中。上的說且中得。又高。及殿試。又是二

甲第一。選了館職。二相公恨劉儼。遂與

吏部說了。竟將蘇友白改選了浙江杭

州府推官。蘇友白聞報。以為有了衙門

便可出京。又以為浙江必由金陵過。便

可順路去。與白公求親到滿心欢喜。不

以為怪。只候蘇御史來京復命。相會過

便要起身。不期蘇御史未來。恰是吳翰

林到先來復命。蘇友白訪知其喜。忙寫

一個鄉眷。晚生名帖去拜見。原來吳翰

林在鄉會試。錄見蘇友白中了。甚是欣

喜。已亥日 十五回

燕白領道。我隨身只有穿的两件衣服。叫我留
甚麼作當。店主人道。這就是衣服。脫下來也罷了。
燕白領已是七八分醉的人。聽見要脫衣服。一
時大怒。因罵道。狗奴才。這等可惡。我趙相公的
衣服。可是與你脫的。一面說。一面竟往外走。店
主人着了急。大怒道。真說你是趙相公。就是山
閣老府中的人。來往。少了酒錢。也要脫衣
服。當哩。燕白領聽見說。山閣老因問道。那個山
閣老。店主人道。朝中能有幾個山閣老。要問燕
白領道。聞得山顯仁已告病回去了。為何有人
在你這裡往來。店主人道。大風大雨。回鄉裡去

這閒事。你休管。請脫下衣服來。要緊。若動性。相

公便沒體面了。一隻手扯住。死也不放。燕白領

發動手打他。却又打他不倒。正沒奈何。忽見平

如衡帶了兩三個家人。趕來。看見燕白領被店

主人扯住。一齊擁進來。道。在這裡了。這是為何。

燕白領看見眾人來。方快活道。這奴才可惡。喫

了他的酒。就要剝我的衣服。眾家人聽了。便發

作道。這等可惡。喫你的酒。就要剝衣服。既開了

店。也有兩隻眼。看人。我們相公的衣服。可是

與你剝的。說罷。擡臉一掌。店主人見不是勢頭。

忙放手道。小人怎敢剝相公衣服。只說初次不

公白 第十五回 三十一

喜。及見是河南籍貫。便以為同名同姓。就娶開了。這日來拜見名帖。上用一鄉宗。心下又驚又喜。就不回不在。連忙出來接待。到得前所。望見蘇友白進來。恰就是當年梅花下題詩的風流少年。自以為眼力不差。滿心歡喜。就喚蘇友白。迎上所來。蘇友白見了。深。打恭以前輩。禮拜見吳翰林。禮畢。就坐。吳翰林就問道。去歲令兄下願。小酌。春板時。只知賢兄在鄉間。藏修要應南試。故未蒙降。不知何故。後又改。北。維而注河南籍貫。蘇友白驚訝道。學生不幸。父母早。隻身並無兄弟。去春自得罪台臺之後。即浪控外郡。偶過齊

相認求留下些當頭。平如衡道。要留當頭也須好說。怎動手扯起來。眾家人俱動手要打。轉是燕白領攔住道。罷了。小人不要與他計較。可細。還他五錢銀子。我還有話問他。眾家人見主人分付。便不敢動手。因稱五錢銀子。與他店主人。接了銀子。千陪罪。萬陪罪。燕白領道。這都罷了。只問你。方纔說山閣老不曾回去。可是真。店主人道。怎麼不真。平如衡聽了。忙問道。山閣老既不曾回去。如今住在那裡。店主人道。離此。只有七八里。地名叫做灌木村。燕白領道。都說他告病回去了。元來還住在此。平如衡因哄對

管。獲過家叔家叔自念無嗣。又念晚生孤身。遂收育為子。故得僥倖比。河南。蘇方回。兄。蘇友白。道。正是吳翰林道。原來如此。賢兄既無兄弟。則去歲來為。賢兄要小弟與白太玄作伐者。却是何人。蘇友白喫驚道。晚生雖實有此念。却求曾托人相求。不知還記得此人名字否。吳翰道。只記得說是令兄名字。却忘了。因問管書帖家人。家人稟道。名字叫做蘇有德。蘇友白听了。又喫一驚。原來是蘇有德。因嘆息道。甚矣人情之難測也。吳翰林道。却是為何。蘇友白道。晚生去春曾留錦石村。訪慕令甥女之才。

燕白領道。兄說也不說一聲。竟自走出來。使小弟那裡不尋。恐兄落人圈套。故趕了來。不期兄到訪出這個好消息。燕白領笑道。這個算不得好消息。還有絕妙的好消息。不捨得對兄說。平如衡道。有甚好消息。無非閣上之人有踪跡下落。燕白領道。若只是踪跡下落。怎算得好消息。我這個好消息。連美人心上的下落。都打探出來。平如衡驚問道。這就奇了。何不明對小弟一說。燕白領道。若對兄說了。兄若不如殺也要氣殺眾家人。見二人只當說話。因說道。天將晚了。須早回去罷罷了。燕白領就同平如衡出來。

欲求為藉藻。百計不能。後誠知惟老
先生之言是聽。故欲造府相。恐不意行
至半途。忽遇蘇有德。再三款留。詢問晚
生行藏。晚生一時不慎。遂真情告之。彼
始知晚生之意。遂力言老先生已飲名
進京。徒勞往返。因勸晚生便道進京。又
贈晚生行李之費。彼時晚生深感其義。
故竟渡江北行。不知其蓄假冒校謀。而
誑下老先生也。此時不識老先生何以
應之。吳翰林道。小弟一聞賢兄之教。隨
發書與舍親。因哄道。這件事。如今看
來。自是賢兄當面錯過。却又要千里求
人。蘇友白謬然道。却是為何。吳翰林道。
前放白太玄奉命使虜。慮有不測。遂以

一。路上。平如衡再三盤問。燕白領道。料也瞞
兄不得。因將袖中抄寫的詩。遞與平如衡道。小
弟不消細說。兄只看此詩。便知道了。平如衡接
了一看。笑道。兄不要騙我。這詩是兄自做的。燕
白領道。兄元來只曉得做詩。却不會看詩。你
看這詩。吞吐有情。低徊不已。非出之慧心。誰能
有此幽俏。非出之閨秀。誰能有此香艷。只若認
做小弟之筆。豈不失之千里。平如衡道。小弟只
是不信。難道美人中。又生出一個才子來不成。
燕白領道。兄若不信。明日同兄去看。尚明寫
在牆上。平如衡道。他明寫在牆上。加你豈不

甥女。見此。小弟在公堂。首領見元詩。
才并手儀。之。蘇欲以甥女附喬。必元
舍親之托。挽一甥女也。不知元昔何所
見。而固執不從。今又何所聞而諍。如
此。豈非當面錯過。而又千里求人。蘇友
白聽了。竟痴呆了半响。因車。謝罪道。
晚生自作之。誤。應自受之。是晚生
誤也。吳翰林道。亦非兄之過。抵是好事
多。處。蘇友白道。多麼。猶可。只恐蘇有
德。這好人。借老先生尊。翰大夫。負之。而
去。則奈何。吳翰林道。這斷不能。自舍親
為人。最精細。最慎重。豈容好人假冒。就
使舍親。輕信。舍甥女。何等慧心。明眼。料

慮人看見。那笑。燕白領道。美人慧心。妙用。比兄
更高。兄所慮者。美人已慮之早矣。他將弟元信
塗去。單只寫他知詩。在上。在弟見了。自然知
道。是他和詩。他人見之。如何能曉。平如衡聽了。
又驚又喜。道。兄這筆。說來。果是真了。我只道。冷
絳雪。獨擅千古之奇。如今却有對子。且問。你曾
訪着他。姓名。燕白領道。姓名。却是難訪。平如
衡道。為何難訪。燕白領道。我曾問個老和尚。他
說。那座園。是朝廷的。皇庄。來往的。都是皇親國
戚。誰敢去問。若問着。無賴之人。便要拿鵝頭。紫
火團。哩。平如衡道。這等說來。你的閣上。美人與

無望他術中之理。此人亦徒作山鬼伎倆。不兄萬。放心。至于兄之輩。都在小弟身上。蘇友白忙深。打一恭道。全賴老先生。始終三成。晚生不敢忘德。喫了三道茶。又叙了些溫寒。方纔起身。辭出正是。

聖德驚鴻飛始見

柳藏鸚鵡語方知

蘇友白因吳翰將前情細。說明心中無限。追悔。早知是火飯。熟已多時。不細心。訪問。錯過。如今東西。求人尚不知。緣分如何。又想道。白小姐之美人。稱揚似非虛贊。當日後園所見。印未心。真非一時眼花。看仔細。又

想道。我聞他自有一女。已許了人。或者有的。是他亦未可知。心下終有些疑。不。一日。蘇御史來京。復命。父子相見。不勝之喜。蘇御史道。亦功名已成。只有婚姻。木就我。明日見吳瑞。查他周旋。我。再寫一封書。與他。料無不成之理。蘇友白因心下有事。急。打點。要行。蘇御史先。想。恨。暗。急。也不。敢。苦。留。過。了。數。月。就。打。碎。蘇。友。白。起。身。蘇。友。白。此。時。就。有。許。人。同。年。及。前。江。人。在。京。做。官。者。饒。行。好。不。與。頭。正。是。

來無冠蓋迎 婦有車徒駁

止此一人身 前後分恭陪

蘇友白出得都門不該竟往河南路

我這開女子。都是鏡花水月。有影無形。只要當個一場春夢。我二人元為山小姐而來。既是山相公還在這裡。莫若先去做本來的題目罷。蘇白領道。山小姐原該共見。但只恐觀於海者。難為水。今既見了閣上美人。這等風流才美。那山小姐。縱然有名。只怕又要減等了。平如衡道。見了方知。此時亦難懸斷。二人回到寓所。已是夜了。家人收拾夜酒。二人對酌。說來說去。不是平如衡誇獎。冷絳雪。就是燕白領賣弄。閣上美人。直講到沒着落處。只得算計去訪山小姐。正是。魚情思得水。蝶意只謀花。風是才逢色。相思自不差。

按下燕平二人算計。不題。却說山黛。自見閣下書生。與園牆上題詩。心下十分想念。因丹親接了回家。遂來見冷絳雪。說道。小妹今日僥倖也。似姐。在閨子祠一般。恰遇見一個少年才子。冷絳雪道。怎生相遇。山黛道。小妹看過父親。偶到先春閣上。看梅花。推窗一看。只見下面梅花。九。立。着。一。個。少。年。生。得。清。秀。可。喜。見。小。妹。在。閣。上。甚。是。留。盼。不。期。被。僕。婦。惡。狠。將。他。趕。出。去。冷。絳。雪。道。少。年。人。物。聰。俊。者。存。之。不。知。小。姐。何。以。知。他。是。個。才。子。山。黛。道。那。書。生。出。去。不。多。時。見。畫。量。一。路。窺。進。來。說。道。有。人。在。園。外。題。

只因與見盧家就分付人夫要打從
山東轉到河南人夫不敢違拗只得往
山東作發行得十數日就到了鄒縣蘇
友白就伴人夫俱在城外住下只帶了
小喜仍照舊時打扮進城來尋訪不多
時到了盧家門只是大所上一把大鎖
鎖了兩條封皮橫懸對着絕無一人蘇
友白心下驚疑不定只得又轉到後園
門首來看只見後園門上也是一把鎖
兩條封皮封得緊上蘇友白愈覺驚
疑道這是為何莫非前日是夢再細看
時前日與毛墨夢梨同坐的一塊白衫依
舊門前四圍樹木風景宛如昔日玉人
不知何處恰似劉阮重到天台一般蘇

詩寫污了粉牆對人去難為他。被小妹喝住因
走出園外去看果然題了一首詩在牆上。小妹
再三讀之。真是陽春白雪。令人齒頰生香。故知
他是個才子。遂將詩念了一遍。冷絳雪聽了。稱
贊道。好詩好詩。許多欣羨。小姐只淡。借鑒化
春色。致意絕不露蝶蜂狂態。風流蘊藉的係才
人。怪不得小姐留意。且請問此生落款。其處姓
名。山小姐道。不知為何竟不落款。並不知他姓
名。冷絳雪道。他既無姓名。小姐又回來。豈不是
一番空遇。山黛道。小妹也是這等想。故和他一
首也。寫在壁上。通他一個消息。但不知此生有

友白只帶了吟悵。不期隔壁李中書

情無情。還重來一見否。冷絳雪道。有才之人。定

的家人。俱是認得蘇友白的。在前門看
見了。即暗報知李中書。李中書此時
已知蘇友白是蘇翁一個進士。已不得
要奉承。忙叫人四下邀住。隨即開了後
門來迎接。只見蘇友白在盧家園門首
痴立着。忙上前作禮道。光前時提米
及面賀為罪。今日降臨。為何下一光顧。
却在此徘徊。蘇友白忙答禮道。正欲進
謁。偶適于此。覽此風景。如故。不覺留連
。期驚動高賢。承降重李中書。一面
說。一面就邀蘇友白進園中來。二人重
新講禮。畢。李中書就叫人備酒。定要
留酌。又叫人去請錢舉人來。陪蘇友白

然有情。那有不復來重訪之理。只是小姐處于
相府深閨。他就來訪。却也無益。山小姐道。小妹
也是這等想。天下未嘗無才。轉不幸門第高了。
寒門書生。任是才高。怎敢來求。參上一個宰相。
又不好輕易許人。你我深閨處女。又開口不得。
到不如小家女子。貴賤求婚。却都無礙。冷絳雪
道。雖如此說。然空谷芳蘭。終不如金谷牡丹。為
人尊貴。山黛道。天下虛名。最誤實事。小妹以微
才。遭逢聖上之眷。名震一時。宜乎閑雅。行慕來
君子之求。奈。期及際。梅人無吉士。就是前日

因要訪盧家消息。也就不辭。不一時有酒下。踐舉人也來了。相見。憑敘此寒溫。就上席喫酒。喫了半晌。蘇友白因問道。前日學生在此下榻時。曾在後園門內。遇見隔壁盧家公子。甚是少年。今日為何園門封鎖。一人不見。李老先與之緊隣。必知其詳。李中書道。隔壁是副使盧公諱一泓的宅子。自盧公死。他公子尚小。正好五六歲。此外惟他夫人與一幼女。寡處。並無餘丁。那得少年。兄翁莫非錯記了。蘇友白驚訝道。學生明。遇着接談半日。安得錯記。莫非是親族人家子姪。暫住于此。李中書道。盧公起家原是寒族。不聞有其親眷。况此公在日。為人孤峭。不甚與人往來。他的夫人又是江南宦家。父兄懸遠。且治家嚴。豈容人家子姪來往。或者是外來之人。有求于兄翁。故自稱盧公子。蘇友白道。此兄不獨無求於弟。且大有德子弟。分明從園中出入。豈是外人。這大奇了。李中書道。兄翁曾問他名字否。蘇友白道。他各叫做夢梨。李中書想了想。道。夢梨二字。彷彿像他令妾的乳名。因笑了道。莫非他令妾與兄翁相會的。蘇友白也笑道。盧公子似別無少年。這也罷了。且請問為何前後門俱封鎖。難道他夫人與令妾也是無的。李中書笑道。夫人與令妾這是有。蘇友白道。既有如今。安在李

天子所許的燕白領。平如衡。想亦不虛。不知為何。今日尚無消息。就是姐上所傳的張子新編。十分可誦。又未見其人。畢竟不知真假。就是小妹今日所遇的書生。其人其才。似乎無疑。然賤懸殊。他又無門可求。我又不能自售。至于對面。而有千里之隔。豈非門第與虛名誤事。冷絳雪道。此事小姐不必着急。天下只怕不生才子。眼前既有了許多名士。自能物色。况以小姐赫赫才名。內中山岳。無一成者。山黛道。婚姻事。暗如漆。這也料他不定。冷絳雪道。以小妹推美。張子新編詩雖佳。而謀以平子之咏。大都假多兵

人孤峭。不甚與人往來。他的夫人又是江南宦家。父兄懸遠。且治家嚴。豈容人家子姪來往。或者是外來之人。有求于兄翁。故自稱盧公子。蘇友白道。此兄不獨無求於弟。且大有德子弟。分明從園中出入。豈是外人。這大奇了。李中書道。兄翁曾問他名字否。蘇友白道。他各叫做夢梨。李中書想了想。道。夢梨二字。彷彿像他令妾的乳名。因笑了道。莫非他令妾與兄翁相會的。蘇友白也笑道。盧公子似別無少年。這也罷了。且請問為何前後門俱封鎖。難道他夫人與令妾也是無的。李中書笑道。夫人與令妾這是有。蘇友白道。既有如今。安在李

少。其人即來。未必如小姐之意。這須閣起。而閣下書生。人才縱然出眾。但恐白面書生。又未必如太師之意。這也須閣起。惟有燕白領。既為學臣。首薦。又為天子徵召。豈有不來之理。若來。天子既許主婚。焉有不諧之理。則小姐婚姻一定在此。山黛道。據姐上推論。似乎有理。但未知燕白領可能如閣下書生。冷絳雪道。學臣薦舉。是奉旨搜求。與等閒不同。若非真才實美。倘天子見罪。將如之何。况與平如衡同薦。若果是閣下廟題詩之人。此賤妾所知。平如衡且遜一籌。則燕生之為人。可知矣。豈有不如閣下書生之理。

中書省。牛月。社。海。燒。香。去。了。故。空。宅。封。鎖。於。此。蘇。友。白。道。只。為。南。海。燒。香。為。何。聖。家。都。去。只。怕。其。中。還。有。別。故。錢。舉。人。接。說。道。燒。香。是。各。色。實。別。有。一。段。緣。故。小。弟。畧。聞。一。二。得。不。得。其。詳。蘇。友。白。道。敢。求。見。教。錢。舉。人。向。李。中。書。問。道。老。丈。亦。有。所。聞。麼。李。中。書。道。別。有。緣。故。到。不。曉。得。錢。舉。人。道。問。得。盧。公。有。一。仇。家。近。日。做。了。大。官。開。得。盧。公。死。了。要。來。報。仇。故。盧。夫。人。以。燒。香。為。名。實。為。避。禍。而。去。蘇。友。白。道。此。去。不。知。何。往。錢。舉。人。道。盧。夫。人。原。是。江。南。宦。族。此。行。定。回。江。南。父。母。家。去。了。蘇。友。白。聽。了。神。情。俱。失。只。得。勉。強。應。酬。又。飲。了。半。日。只。等。承。應。

而去正是

記得春風巧笑。
忽見明月蘆花。
細想才來過去。
大都載鬼一車。

蘇友白別了李錢二人。就叫人夫往河南進發。一路上思量道。盧郎贈我的金鐲明珠。在衣袖中。而其人不知何處。他夫人共小姐。既避禍去。未必一時便歸。且江南宦族甚多。何處去問他。當日曾說重來未必能見。便有深意了。既重來。難見何處。并當時不見。奈何相送。志別去。草草留下這段相思與我。

二人正論不已。忽一個侍妾。拿一本報來說道。老爺叫送與小姐看。山黛接來。沉吟道。不知朝中有甚事故。冷絳雪道。定是燕平二生。徵召到京了。山黛道。或者是此。因揭開一看。果是學臣王亥回奏。燕白領奉旨徵召。不期未奉旨之先。已出境遊學。不知何往。今已差人各處追尋。到即促駕朝見。今恐遲。欽命。此先奉聞。奉聖旨着該部行文各省。按撫行查。倘在其境。可速令其馳驛進京朝見。勿得稽留。山黛看完。默然無語。冷絳雪也沉吟半晌。方說道。我只道欽命徵召。再無阻滯。平生是假。是真。便可立辨。

不料又有此變。山黛嘆息道。天下事。甚是難料。姐。方纔說小妹婚姻定在此。今看此報。有定乎無定乎。冷絳雪也嘆息道。這等看來。事真難料。又想到。天子既着各省行查。二生自然要來。只恐遲遲不定耳。二人雖勉強言笑。然心下有此不快。未免攪亂心曲。過了數日。山黛果生起病來。山顯仁與羅夫人見了。十分着急。忙請太醫調治。不題。却說燕白領因閣上美人難訪。無可奈何。終日只是痴想。連飲食都減了。就是平如衡邀他到各處看花飲酒。他只是沒興。平如衡見燕白領如此。心下暗想道。除非是

想道他這白小姐事成他事亦成我者
盧兒有心人或別有深意亦未可知我
今莫若且依他所言去求白小之事者
是何如正是

得之為喜未得為愁

豈知何日愁日心頭

按下蘇友白一路上相思不題且說白
侍郎自從病好了也不出門也不見客
只在家中與白小姐作詩消遣到兩場
鄉試畢看試錄上却不見有蘇友白各
字及順上試錄上第二名轉是蘇友白
及看下面却是監生河南人心下驚疑
因想道莫非蘇友白因前程黜退納了
此監又想道監便納的猶實却如何收
得自是同名同姓也就丟開到了次年

春間又想道我擇婿數年止有這個蘇

友白中意却又浮踪浪跡無處去尋訪

女孩兒今年已是十八才歸之期萬不

可緩我聞武林西湖乃天下之名勝文

人才子往來流寓其間我乘此春光何

不前去一遊一則娛我老懷二則好歹

擇一佳婿完結了婚嫁一事只是他一

人在家不便心下踟躕不定又過了數

日忽報山東的盧太與白小姐與小公

子挈家都到在外面白公斫了大驚道

這身為何慌忙叫將盧太與盧小姐

并小公子的轎抬進後廳來其餘僕從

且癸在側堂原來這盧太正是白公

以山小姐之情打動他方可遂目下勸他去訪
關燕白領道要去訪亦何難就是訪着料也不
能勝于閣上美人况他又倚着天子寵眷公卿
出身見你我寒士未必不裝腔作勢見他有何
益處平如衡道你我跋涉山川元為山小姐而
來如今到此轉生追悔莫非忘了白燕之詩麼
就是山小姐驕傲不如也須一見方纔死心燕
白領道兄既如此明日便同去一訪只是弟意
有所屬便覺無勇往之興平如衡道有興沒興
必須一往燕白領被逼不過只得依允到次日
起來打點同去平如衡道我們此去若說是會
做詩便驚天動地便他防範倘有不如到意他
笑莫若扮做兩個寒士只說聞名求詩待他相
見看機會出其不意做二一首詩驚動他看是
何如燕白領道這個使得二人都換了舊巾舊
服帶了兩個家人叫他遠去跟隨不要帖身一
徑出城因記得店主人說山閣老住在灌木村
因此不問山閣老只問灌木村喜得一路山水
幽秀盤徑曲折走來便不覺甚遠問到了村口
只見一個小廝兒甚是幽雅二人一來也要歇
脚二來就要問信竟走進去庵中一個和尚看
見忙迎接道二位相公何來燕白領答道我二

的妹子。不一時轎進後房。白公與紅玉小姐接住。先是白公與盧夫人兒妹拜見。過就是盧小姐與小公子拜見。白公道。甥兒甥女。幾年不見。也是這等長成了。拜畢。就是白小姐拜見盧姑娘。白小姐拜畢。纔是姊妹并小兄弟三人交拜。大家拜完。坐定。白公就問道。只因路遠。久不相聞。今日為着何事。却望家到此。盧夫人道。你妹夫在江西做兵備時。有一個金縵知縣。做官貪酷。你妹夫上疏。將他參壞了。不知後來怎麼又謀幹改補了別縣。如今又不知怎麼行取了御史。探知你妹夫去世。他舊恨在心。新又點了山東按院。要來報仇。我一個

孤寡之人。你外甥又小。山東又無親族。如何敵得他。這故與甥女商議。乘他未曾入境。推說南海燒香。來借河。這裡暫住些時。避他一避。白公道。原來為此。這也論得是。如今時勢。這等惡人。只是避他避罷了。且吾妹今日來得正好。我目下要往武林一遊。正慮姪女獨自在家。無人看管。恰好吾妹到來。可以教訓他。又有甥女與他作伴。我就可放心去了。盧夫人道。有我在。家相陪姪女。可去自不妨。只是我此來。一則避禍。二則還有一事。要與哥。白公道。又有何事。盧夫人道。自你妹夫去。門庭冷落。你甥女今年是十七歲了。婚姻尚未有人。

人因春光明媚。偶爾尋芳到此。不覺定倦。故借寶眷少憩片時。和尚道。既是這等。請進裡面坐。遂邀入佛堂。問訊坐下一面。叫小沙彌去煎茶。一面就問二位相公。高姓。燕白領道。學生姓趙。平如。衡道。學生姓錢。因問老師大號。和尚道。小僧賤號普惠。此處離城約有十餘里。二位相公尋春直步到此。可謂高興之極。燕白領道。不瞞老師說。我二人雖為尋春。却要問一個人消息。故遠而來。普惠道。二位相公要訪誰人消息。燕白領道。聞說山顯仁相公。告病隱居於此。不知果然麼。普惠笑道。我只說相公要訪甚麼。隱

人的消息。若果山老爺一個當湖宰相。誰人不知。何須訪得。就在這南頭大庄上居住。山老爺最愛小庵幽靜。時常來閒坐。一日到有半日。在此。平如衡道。這兩日曾來麼。普惠道。這兩日為他小姐有恙。請醫調治。不曾來得。燕白領道。可知他小姐有甚貴恙。普惠道。這也不曉得。說罷。小沙彌送上茶來。茶畢。普惠問道。二位相公。訪山老爺。想是年家故舊。要去拜見了。平如衡道。我們與他。不是年家故舊。因聞他小姐才高。為天子寵貴。不知是真是假。要來試他一試。不期來得不巧。遇着他病。料不出來見人。我們去也。

雖有凡家來求。我一寡婦。見人不便難
于主張。故同他來。要求娘舅與他擇一
佳婿。完他終身之事。白公聽了。嘆曰。
氣道。擇婿到也是一件難事。我為紅玉
婚事。受了多少惡氣。至今尚未得人。你
是一個婦人家。更不便于選擇。既是我
我。當留心。但我看甥女。容貌妍秀。休
態端淑。女無諸事。自然精工。盧夫人道。
指為刺繡針指之事。雖然件件皆能。却
非其所好。素性只好文墨。每日閒。不具
寫字。就是做詩。自楊師史贊子同到今。這書本兒從
未離手。他父親在日。常說他聰明。在
他吟弄。我也不知他做得好。做得不好。
娘舅几時閒了。考他一考。白公聽了。又

驚又喜道。原來也好文墨。正好與紅玉
作對。白公口便是這等說。心下也只道
他畧識字。未必十分能詩說罷。就叫
家人收拾內所。傍三間大樓。與盧夫人
同小如公子居住。行李搬了進來。其餘
僕從都發在外面。群房內居住。安置停
當。就分付備酒接風。不一時酒便了。
兩桌。一桌在左邊。盧夫人坐了。盧
與盧公子就坐在橫頭。一桌在右邊。白
公坐了。白小姐就坐在橫頭。兄妹一面
飲酒。一面說些家事。飲了一會。盧夫人
就問白小姐道。姪女今年想也是十七
歲了。白小姐答道。十六了。盧夫人道。
等六。夢梨一歲。還是姪女。白公道。我

無益。普惠道。據相公說是來的不巧。遇也不着。
依小僧看來。遇不着。正是二位相公的湊巧。燕
白領道。遇不着。為何到是湊巧。普惠道。遇不着。
省了多少氣。豈不是湊巧。燕白領道。就是遇着。
他。難道有甚麼苦不成。普惠道。相公遠方人。不知
那山小姐的行事。平如衡道。我們若不知道。萬望
老師指教。普惠道。這山小姐。才高貌美。不消說得。
只是他生性驕傲。投得他的机來。百般和氣。投不
着他的机來。便萬般做作。你若是有才學。看得
上眼。求他詩文。他還替你做一兩篇。你若不是肚中
無物。人物粗俗。任是公卿子弟。金玉厚禮送他。
俱不在心上。你若生得長。就做一首長詩。說說你
生得矮。就做一首矮詩。說說你。不怕羞殺。這
樣的惡相。知要去見他。做甚。小僧說。遇不着。省
了多少氣。燕白領道。無才村漢。自來取辱。也
怪他不得。只是人去見他。上自輕易出來相見。麼。
普惠道。他怕相。個。怎麼不見相見時。正色談論。絕
不作一毫羞澁之態。你若一語近于戲謔。他有聖
上賜的金如意。就叫人劈頭打來。打死勿論。故見
他的。皆不敢一毫放肆。聽他長短。將人取笑。
作樂。平如衡道。他取笑。也只好取笑。下等之人。若
是縉紳文人。焉敢輕薄。普惠道。這個他都不肯小

上酷好詩酒。况無了副到。虧你姪女。日夕在前吟弄。嬉笑晚景。今不意甥女也善文學。又是一快。因對夢梨小姐說道。你有做的或詩或詞。誦一篇與我賞玩。夢梨小姐笑道。雖有些舊作。俱是時時陳句。不堪復吟。母舅若肯教誨甥女。乞一題容夢梨呈醜。求母舅與姐。改白公聽了大喜。道如此更妙。也不好你獨做。我叫紅玉陪你。夢梨小姐道。同做使甥女有所模倣。更為有益。公心下還疑盧小姐未必精通。因對我若出一題。二人同做。便妍媸。好意思。莫若出兩個題目。各做一首。有低昂。便不大覺了。因說道。我

昨日偶會金陵一友。傳來二題。到也有致。一個是老女嘆。一個是擊腕歌。他說金陵詩社中名公無人不做你姊妹二人。何不就将此題各拈一首。盧小姐答道。是還求母舅將題目闡開。白公道。這倒不難。隨叫媽素取過筆硯。并兩幅花箋。一幅上寫了老女歎。一幅上寫了擊腕歌。下面都注了要四換韻。歌行寫完。到將題目卷在裡面。外面却看不見。又拿起來。攪盪放在桌上。道你二人可信。手各取一幅去。二小姐忙起身。來各取了一幅。打開一看。白小姐却是老女嘆。盧小姐却是擊腕歌。原來白公與白小姐時常做詩。這些侍婢都是伏

僧說一樁有據的實事。與相公聽。前日都察院鄔都堂的公子。以恩蔭選儒學。堂備一封厚禮。又央及封書與山老爺。要面求山小姐題一首詩。寫作一幅字。二位相公你道這山小姐惡也不惡。這白鄔公子當面來求時。他問凡句話兒。見鄔公子答不來。又見人物生得醜陋。山小姐竟做一首詩。誦請他把一個鄔公子幾乎氣死。你想那鄔公子。雖無才。也是一個鄔堂之子。受不得這般惡氣。未免當面搶白幾句。山小姐說他戲言相調。就叫人將玉尺樓開了。取出金銀。要打死他。虧山老爺怕鄔都堂面上不好看。悄悄分付家人將鄔公子放

走。到次日山小姐還上一疏。道鄔公子擅入玉尺樓。狂言戲謔。無儒者氣象。聖上大怒。嚴加責處。得鄔都堂內裡有人調停。遂奉旨道鄔都堂教子不嚴。罰俸三月。鄔公子無師儒之望。改了一個主簿。二位相公你道山小姐可是輕易惹得。小僧故說遇他也好。不遇他也好。燕白領道。山小姐做甚麼詩。誦請他。普惠道。這首詩傳出來。真是好笑。小僧還抄個稿兒在此。我一發取出來。與相公看看。以發一嘆。燕白領道。絕妙絕妙。願求一觀。普惠果然入內取了出來。二人展開一看。只見上寫道。家世徒然列縉紳。詩書相對不相親。實無點上胸中墨。空帶方頭上巾。

事。的見二小姐分了題就每人面前
送這筆視來。此時二小姐各要呈才。得
了題這一個構思白雪。那一個練句陽
春。只見兩席上墨花吐露。筆態橫飛。頃
刻間各人詩成四韵。正是

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

千秋才子事。一旦屬佳人。

二小姐詩做完了。却也不先不後同送
到白公面前。白公看見盧小姐做詩殊
無苦澁之態。能與白小姐一時同完。心
下已有三分驚訝。就先展開一看。只見
上寫着。

擊腕歌

楊柳飛花不捲簾

美人幽恨上眉尖。

翠蛾春暖懶木西。

金針畫長嬌不妬。

欲隨紅紫作痴玩。

踏青聞艸時俱換。

笑語才郎賭奕棋。

不賭金釵賭擊腕。

輸贏擊腕最消魂。

欲擊逢人意各存。

輕攬素綃雲度影。

斜飛春筍玉留痕。

相爭相擊歡狂下。

擊重擊輕都不怕。

只因貪歡不肯休。

彷彿魁星真似鬼。分明傀儡却稱人。

若教混作儒坑去。千古奇冤那得伸。

燕平二人看完拍掌大笑。道果然戲謔得妙。這等
看起來。這鄒公子喫了大苦了。普惠道。自從鄒公
子喫了苦。如今求詩求文的。都害怕惹事。沒甚要
緊。也不敢來了。二位相公。還是去也不去。燕白領
嘆道。山小姐這等放肆。取笑於人者。只是未遇着
真正才子耳。待我們明日去取笑他一場。與老師
看。普惠搖頭道。二位相公。雖是高才。若要取笑山
小姐。這也未必。普如衡道。老師怎見得未必。普惠
道。我聞得山老爺在朝時。聖上曾命許多翰林官
與他較才。也比他不過。內中有一個山人。叫做宋

信。說他是天下第一才子。也考山小姐不過。聖
上大怒。將他拿在午門外打。四十御棍。送解回
去。此事喧傳長安人。皆知二位相公說要取笑
他一場。故小僧斗膽說個未必。燕白領聽了。笑對
普如衡道。元來宋信出了這一場醜。前日却瞞了。
並不說起。普如衡道。他自己出醜。如何肯說。因對
普惠道。老師只知山小姐之才高。怎知道山小姐
不過一閨中女子。學空鴉耳。往。輕薄於人者。皆
世無英雄耳。若遇了真正才子。自然要以脂粉乞
憐。此時也難。老師說。待我們明日與他一試。老
師自知普惠心下暗咲其精。口中却不好說出。只

中庭一樹梨花謝。

白公細看完見字，清新秀俊，不覺真心驚喜。因對盧夫人說道：「我只道是閨姓識字，聊以洗脂粉羞，不知甥女有此高才。」謝家道：「這不充數，就將詩與白小姐看，我兒你看這詩，句說字分，真香色佳味。你今過一敲手，與白小姐看了，也贊不絕口。」盧小姐道：「這甥女閨中孤陋，燕詞恐涉妖冶，尚望母舅與姐教正說畢，白公方將白小姐詩展開來看，只見上寫着：

七女歎

春光似絮陌花如許

看花陌上多遊女。

花開花謝自年久。

有女看花忽無語。

看花無語有所思。

思最傷心人不知。

記得西眉如新月。

曾經雙鬢映花枝。

前年恨殺秋風早。

今春便覺腰圍小。

可憐如血石榴裙。

不及桃花顏色好。

歲月無情只有虛。

幾回臨鏡憶當初。

隣家少婦不解事。

猶自妝成粉面余。

得含糊應道：「元來二位相公有這等高才，可喜可敬。」又跑了一壺好茶來，喚白領一面喫茶。一面見經座上有現成筆墨，遂取了在旁邊壁上題詩一首道：「山小姐，山小姐，不知你的病幾時好，且留為後日之驗。」燕白領題完，平如衡也接筆題一首在後道：「山小姐，山小姐，你若見了此二詩，只怕旧病好了，新病又要害起。」二人閉筆相顧大笑。遂別普惠出來道：「多擾了，遲三五日再來相會。」普惠道：「多慢了，遂送出門，只因這一別，有分教：才子稱傭夫人學婢，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六回

以物書衣巧應才人

詞曰：試才無計轉以夫人學婢，道下揮毫泥市。

染翰奪盡英雄之氣，明鋒爭利針芥投暗。

暗輸心服意，始信真才，舉止風流行藏遊戲。

右調柳稍青

話說普惠和尚送了燕平二人出門，回入庵內，看着壁上笑道：「這兩個小書獃人，教到生得俊秀，怎生這等狂妄，做只望娶取笑山小姐，他若說此大話，驢子不來，還是妄的。倘真個再來，縱不受累，也要出一場大醜。」正想說不完，忽山顯仁帶兩個童子開步人來，看見普惠對着壁上，自言自語，因問：

雖有姑娘看官爹，暮年在外無入奉侍。亦須早歸。白公許諾不一日竟帶了幾個家人往武林去了。不題。却說白小姐見盧小姐顏色如花，才情似雲，十分愛慕。盧小姐見白小姐詩思不僻，儀容絕世，百般敬重。每日不是你尋我問，我就是我尋你分韻。花前清晝，燈下良宵，如影隨形，不能相捨。說來的無不投枕論來的自然中意。一日白小姐新妝初罷，穿一件淡春衫，叫媽素拿了一面大鏡子，又自拿一面走到簾下，迎着那射進來的光亮，左右照着，不料夢梨小姐悄之走來，看見微咲道：「閣中韻事，姐姐奈何都要占尽了。今日之景又一美。」

白小姐也咲道：「賢妹既不容愚姐獨佔，又愛此美題，何不見贈一詩便半分。」去矣。盧小姐道：「分得固好，但恐點染不佳，反失美人之韵。」又將奈何白小姐道：「品類在妹，居然佳女，雖毛顏復生亦無羞處矣。」盧小姐遂咲：「世索紙筆題詩一首呈上。」白小姐一看，只見上寫五言律一首道：

美人簾下照鏡，
收成不自喜。
寫鏡下簾隨，
影落題身照。
光分透髮窺，
梨花春對月。
楊柳晚臨池，
已足銷人魄。
何須更拂眉。

白小姐看了歡喜道：「瀟灑風流六朝佳。」

何就回去。晝思道：「是小僧說小姐有意，未必見人。」他故回去，他說遲兩日，還要來哩。山顯仁道：「他若再來，你須領來見我。」晝思道：「一生說話太狂，須來見老爺。」老爺量太，還怒得他起。若見小姐，小姐性子高傲，見他狂妄，未免又惹出事來。山顯仁道：「有我在，這個不妨。」又坐了一歇，山顯仁因要與女兒商量，遂抄了二詩，起身回去。此時山黛因想閣下書生，懶成病，又見父母憂愁，勉強起來，說道：「好此，其實寸心千思百慮，不能消釋。此時冷絳雪正在房中慰他，忽山顯仁走來，問道：「我兒這一會心下寬，與此麼？」山黛道：「略見此。」山顯仁道：「你心下」

若是寬此，我有一件奇事，與你商量。」山黛道：「甚奇事？」父親但說不妨。山顯仁道：「我方纔在接引庵閑步，並晝思和尚對我說道：『有兩個少年書生要來與你較才，口出大言，十分不遜。』山小姐道：『為何不來。』山顯仁道：『因聞知你有病，料不見人。』故此回去。臨去題兩首詩在接引庵壁上，甚是狂妄。我抄在此，你可一看。」山黛接了，與冷絳雪同看。看完二人彼此相視，冷絳雪道：「一生詩雖可觀，然語曰：『太傲何一狂至此。』山黛道：『有才人往，氣驕，這也怪他。』不得只是他既要來奪鳳凰池，沒個輕易還他之理，須要奚落他一場，使他抱頭鼠竄而去。」方知小

句若使賢妹是男子。則愚姐願侍巾櫛
終身矣。盧小姐聽了。把眉一蹙。半晌不
言。說道。小妹既非男子。難消姐。盧棄
相。小孫不成姐。此言殊薄情也。白小
姐道。吾妹悞矣。此乃深愛賢妹才華。
願得終身相聚。而恐不能。故為此不得
已之極思也。正情之所鍾。何薄之有。盧
小姐道。終身聚與不聚。只姐與小妹
願與不願耳。你妹若願。誰能禁之。而慮
不能。白小姐道。慮不能者。正慮賢妹之
不願也。賢妹若願之。何必男子。我若不
願。不願妹為男子矣。盧小姐乃回。嗔作
喜道。小妹不自愧其淺。尺疑姐。深意
真可味也。只是還有一說。我兩人願離

不遇。然聚必有法。但不知姐。聚之法
又將安出。白小姐道。吾聞昔日娥皇女
英。同事一舜。吾深慕之不識妹。有意
于盧小姐。大喜道。小妹若無此意。也不
來。白小姐道。以你我才貌。雖不敢上
娥皇。皇然古所稱閨中秀。林下風。頗亦
不愧。但不識今天之下。可能得一有福
才郎。消受你我。盧小姐沉吟半晌。說道。
姐。既許小妹同心。有事便當。且言何
必相瞞。白小姐道。肝朋既濫。更有何事
相瞞。盧小姐道。既不瞞我。姐。意中之
人。豈非才郎。何必更求之。天下白小姐
笑道。妹。何許也。真說我意中無人。縱
我意中有人。妹。亦何從而知。盧小姐

妹不是。竊取天顏。以為整價。冷終雪道。這也使得
等他來時。他是二人。妾與小姐。也是兩個。就是真
才實德。各分一壘。明。與他旗鼓相當。料也不致
輸與他。山黛道。我與你若明。與他較才。真說輸
與他就勝他。也笑不得。笑落。不足以為恥。山顯仁
笑道。我看此生才情精勁。你二人也不可小覷。若
與他對試。不損各足矣。怎麼還思量要取辱他。冷
終雪道。這樣狂生。若不取辱他一場。使他心服。他
未免要人前賣嘴。只是除了與他明試。再無別法。
山黛笑道。孩兒到有一法。在此。輸他不致損名。勝
他。使他受辱。山顯仁道。有甚魔法。山黛道。待他二
人來時。各只說一處考。恐怕有代。作傳。之弊。
可分他二人于東西兩花園。坐下。待孩兒與姐。
假扮書童。侍兒。只說小姐。兩次曾被無才之人。
纏擾。徒費神思。今又新病初起。不耐煩。願着我侍
妾出來。先考一考。若果真才。將我侍兒壓到。然後
請到玉尺樓。優禮相見。倘或無才。不如我車便好。
請回。免得當面受辱。若是勝他。明日傳出。只說
連侍兒也考不過。豈非大辱。就是輸他。不過侍妾
尚好遮飾。或不至損名。山顯仁大喜道。此法甚妙。冷
終雪也喜道。小姐妙算。真無遺漏。英大家算計。得
富山顯仁。就叫人去與普惠。說若題詩。星星來可

道蘇郎斷梗浮萍一去杳然似不為我為念妹。知無相會之期故為此說。盧小姐道姐。是何言也。蘇郎為姐。婚事東西奔走。不知有生奈何姐。為此薄倖之言。豈不辜負此生一片至誠。昨秋已登此榜。何言斷梗浮萍。白小姐聽了。敬為喜道。此榜第二名。原來還是他。為何禹河南籍。盧小姐道。聞知他叔子蘇按院是河南人。如今繼他為子。故此就入籍河南。白小姐道。他既中了舉人。就該歸來尋盟。為何至今絕無音耗。盧小姐道。想是要中了進士。纔歸。姐。須耐心候之。諒也。只在早晚。白小姐道。我看妹。言之不實。似非無據。但只是妹。一個不出閨門女子。如何能與他相見。就是轉問于人。又未必曉得這般詳細。妹。既然愛我。何不始末言之。釋我心下之疑慮。小姐道。小妹言已至此。只得。美姐。真說了。只是姐。不要哄我。白小姐道。閨中兒女之私。有甚于此。妹不。嗟我兄矣。愚姐安敢哄賢妹。盧小姐道。既不相哄。只得實告。去年蘇郎為姐。之事。要進京求吳翰林作伐。不期到了山東鄒縣路上。被劫行李俱無。在旅次徘徊。恰好妹子隔壁住的李中書。遇見說知此情。見蘇郎是個飽學秀才。就要他做四景詩。做錦屏。送按院。許贈盤纏。故邀他到家。留在後園居住。妹子的住

恐怕不便就辭去了。山顯仁叫人送茶。就開口問道。那一位是趙兄。燕白領打一恭道。晚生趙繼山。顯仁因看平如衡道。此位想是錢兄了。平如衡也打一恭道。晚生正是錢橫山。顯仁道。前在接引廳見二兄壁上之作。清新俊逸。真可謂相如再世。太白重生。燕平二人同說。道書生寒賤。不能上達紫閣黃扉。故妄言聳聽。以為進身之階。今既蒙接引。狂瞽之罪。尚望老太師寬宥。山顯仁道。二人筆墨遊戲。上天下地。無所不可。何罪之有。只是小女閨娃識字。亦無心僭據斯文。實因時無英雄。偶蒙聖恩。假借耳。今二兄青年高才。煥發靈璧之光。潤文明之色。鳳凰池祀宜奉還。焉敢再以脂粉相污。燕白領道。脂粉之言。亦似耳。詞雖過激。實欣慕。乞老太師原亮。平如衡道。鳳池亦不望盡還。但容我輩作鷗鷺游翔其中足矣。山顯仁道。這都罷了。只是二兄今日垂顧。意欲何為。燕白領道。晚生二人俱係寒士。雖日事繁。然寔出孤陋。每有所作。往。不知高低。因聞小姐著作。懸於國門。芳名播於天下。兼有玉尺量才之任。欲同坐樓下。願竭微才。求小姐玉尺一量。孰短孰長。庶幾可定二人之優劣。山顯仁道。二兄大才。到就教小女。可謂以管窺天。以蠡測海。然既辱賜顧。怎好固辭。但考

一個不出閨門女子。如何能與他相見。就是轉問于人。又未必曉得這般詳細。妹。既然愛我。何不始末言之。釋我心下之疑慮。小姐道。小妹言已至此。只得。美姐。真說了。只是姐。不要哄我。白小姐道。閨中兒女之私。有甚于此。妹不。嗟我兄矣。愚姐安敢哄賢妹。盧小姐道。既不相哄。只得實告。去年蘇郎為姐。之事。要進京求吳翰林作伐。不期到了山東鄒縣路上。被劫行李俱無。在旅次徘徊。恰好妹子隔壁住的李中書。遇見說知此情。見蘇郎是個飽學秀才。就要他做四景詩。做錦屏。送按院。許贈盤纏。故邀他到家。留在後園居住。妹子的住

恐怕不便就辭去了。山顯仁叫人送茶。就開口問道。那一位是趙兄。燕白領打一恭道。晚生趙繼山。顯仁因看平如衡道。此位想是錢兄了。平如衡也打一恭道。晚生正是錢橫山。顯仁道。前在接引廳見二兄壁上之作。清新俊逸。真可謂相如再世。太白重生。燕平二人同說。道書生寒賤。不能上達紫閣黃扉。故妄言聳聽。以為進身之階。今既蒙接引。狂瞽之罪。尚望老太師寬宥。山顯仁道。二人筆墨遊戲。上天下地。無所不可。何罪之有。只是小女閨娃識字。亦無心僭據斯文。實因時無英雄。偶蒙聖恩。假借耳。今二兄青年高才。煥發靈璧之光。潤文明之色。鳳凰池祀宜奉還。焉敢再以脂粉相污。燕白領道。脂粉之言。亦似耳。詞雖過激。實欣慕。乞老太師原亮。平如衡道。鳳池亦不望盡還。但容我輩作鷗鷺游翔其中足矣。山顯仁道。這都罷了。只是二兄今日垂顧。意欲何為。燕白領道。晚生二人俱係寒士。雖日事繁。然寔出孤陋。每有所作。往。不知高低。因聞小姐著作。懸於國門。芳名播於天下。兼有玉尺量才之任。欲同坐樓下。願竭微才。求小姐玉尺一量。孰短孰長。庶幾可定二人之優劣。山顯仁道。二兄大才。到就教小女。可謂以管窺天。以蠡測海。然既辱賜顧。怎好固辭。但考

明。今猶然猶鹿。妹之又能移花
移石。已從人古之女俠。亦不過如是
。別去。後來人籍河南之信。妹之又
何。得知盧小姐道。隔壁李中書。專好
。前日見他備厚禮去賀。按院
新公。就說是題詩之人。因前慢他故
。學札貫他。非蘇君而誰。按若河南
人。故妹于知其入籍河南。後北榜發了。
亦中書之差人去賀。故知他中了。白小
。道如此說來。是蘇生無疑矣。彼既亦
。不忘則前盟自在今。又添妹之一助。
。異日閨闈之中。不憂寂寞矣。盧小姐道。
前日妹子避亂來此。恐蘇郎歸途不見。
無處尋我。曾差一僕。遠京寄書與他。

約他可來金陵鋪石村白工部諱太玄
處訪問便知。為何今日尚無回信。目今
會試已過。但不知蘇郎曾僥倖否。姐
何不差人一訪。白小姐道。我到忘記了。
前日有人送會試錄與我。我因無心
不曾看得。今不知放在那裡。媽素在旁
說道。想是放在愛州軒中。待我去尋了
來。不多時果然就尋了來。二小姐忙展
開來看。只見第十三名。就是蘇友白。二
小姐滿心歡喜。說道。可謂天從人願矣。
自此之後。二小姐愈加敬愛。一刻不離。
正是

一番辛苦蜂成蜜
百結柔腸蚕吐絲

必驚疑。妾非小姐。乃小姐掌書記的侍妾。奉小姐
之命。特來請教先生。燕白領道。元來是掌書記的
才人。請問小姐。為何不自出。青衣女子道。因前日
幾位貴客要見小姐。試才小姐勉強應酬。却又一
字不通。徒費口舌。今辱先生降臨。大才固自不同。
然小姐私心過慮。恐蹈前轍。今又養病。玉尺接不
耐煩。劇故遣妾先來領教。如果真才。賤妾不敢當。
便當掃徑焚香。延入樓中。以定當今斯文之案。倘
只尋常。便請回駕。免一番多事。燕白領聽了。暗怒
道。這小了頭。這等作怪。怎不出來。却叫一個侍妾
辱我。若果不與他考。他便道我無才。害怕若與他

對考。我係又士。怎與侍妾同考。又將侍妾一看。
只見滿面容光。飛舞不定。恍與閣上美人不相上
下。又想道。山小姐雖說才高。顏色或者不及。如此
美人。便同拔筆硯。也是這倖。况侍妾之才。料也有
限。只消一首詩打發他去。便可與小姐相見。主意
定了。因說道。既是這等考。也無妨。只是如何考起。
青衣女子道。聽憑先生起韻。賤妾奉和。燕白領道。
既蒙尊命。學生僭了。遂磨墨舒紙。題詩一首道。

只画娥眉便可憐。金鴉識字豈能傳。
須知才子凌雲氣。吐出蓬萊五色蓮。

燕白領寫完。交付妾取過去。那女子看了。微笑道。
詩雖好。只是太自譽了。因拈起筆來。就和一首。叫

不是美人親說破。
寒温冷暖有誰知。

按下白鳳二小姐。在閨中歡喜不題。却說蘇友白。從山東一路轉到河南。祭了祖。竟往金陵而來。不一日到了金陵。就要到錦石村來拜白公。一面借辦禮物。一面就差人將兵翰林與蘇御史的两書先送了去。心下只指望書到必有好音。不期到了次日。送書人回來。稟復道小的去時。白老爺不在家。往杭州西湖遊賞去了。兩封書交與管門人收下。他這書白老爺回來。方有回書。我對他說。老爺要去拜望。管門的說他老爺出門。并無一人接待。不敢勞老爺重駕。若

要拜。只消留一帖上門簿。便是了。蘇友白聽了。呆了半晌。心中暗想。道我蘇友白。只恁無緣。到山東。廬墓。想支尋不見。到此白公又不家。如何區區。沈吟半晌。又想道。白公少不得要回來。莫若在此暫等幾日。或者他回來。也未可知。因又問送書的差人道。白老爺既不在家。你就該問他几時方回。差人道。小人問過他。說道白老爺去不久。賞玩的事。情一月也是。兩月也是。那裡限定的日期。蘇友白聽了。心下又暗想。道白公雖不在家。我明日原去拜他。或者想個法兒。見了媽素。又訪問小姐。近日行藏如何。也及轉想。道我若去時。車馬僕從。

侍兒送過來。燕白領展開一看。只見上寫着

一時才調一時憐。千古文章千古傳。
漫道文章男子事。而今已屬女青蓮。

燕白領看了。不覺吐舌道。好美才。怎這等敏捷。因立起身來。深作一個揖道。學生失敬了。那青衣女子也起身還禮道。先生請尊重。便句應酬。何足垂譽。請問先生還有佳作賜教麼。燕白領道。既蒙不鄙。還要獻醜。必將鄙懷。因又題詩一首道。
幾下風光天下憐。心中情事眼中傳。
河洲若許操舟往。願剖華峯十大蓮。
燕白領寫完。付妾又取去。那女子看了。又笑道。先生何交淺而一言深。因又和一首。叫侍兒仍送到燕白領面前。燕白領再展開一看。只見上寫着。

思雲想月總虛憐。天上人間信有傳。
欲為玄霜求玉杵。願從御座徹金蓮。

燕白領看了。不勝大異。道。芳妹如此仙才。自是金屋娉婷。怎麼沈埋于朱門記室。吾所不能。那女子道。先生既以才人自處。要乘與小姐爭衡。理宜于言不屈。怎見了賤妾兩首微詞。便大驚小怪。何江論才盡之易。而子建七步之外。無餘地也。燕白領道。美人見哂。固當。但學生此來。元為景仰小姐之才。非慕富貴高明者也。今見提刀英雄。不識必欲飲魏公雅望。此無目者也。學生雖微。亦不定此教。然沈酣時藝。亦已深矣。未聞泰山之上。更有泰山。瞻海之餘。復有滄海才美。至於記室。亦才美中之

自入京。如何容得一人獨遊。就是廳堂之上。嬌素也不便出來。就夫也。我持此。守候。憑眼又說。如何是好。心下又起一愁。道。既是白公在西湖遊賞。真若來到西湖上。尋公見罷。算計定了。高仰。便來接蘇友白。就發牌起身。一路無礙。行下七八日。就到了杭州。一面參見上司。一面到任。忙了几日。方纔稍暇。就分付一個差人到西湖上訪聞金陵白工部侍郎老爺寓在何處。差人尋了一日。走來回復道。小的到西湖各處。并酒莊院。都尋遍了。並說沒有甚處。白侍郎到此。蘇友白聽了。愕然道。這又奇了。他家明。說到此處。真如何又不

在。就叫差人到城中各處寺院。并容館去尋訪。不題。原來白侍郎雖在西湖上遊賞。因楊御史在此做都院。恐怕他知道。只說前番在他家擾過。今日又要來打秋風。因此改了姓名。將白字加一王字。只說是皇甫員外。故無人知道。就租了西冷橋旁一所庄院住下。每日布衣草履。家人携了文房四寶。或是小舟。或是散步。流覽那兩峰六橋之勝。每遇見人家少年子弟。便留心訪察。並無一人中意。一日偶在冷泉亭子上閒坐。賞玩那白石清泉之妙。忽見一班有六七個少年。都是闊中華服。後面跟隨許多家人。携了班車。抬着酒榼。一擁都到冷

泰山滄海矣。豈更有過者。乃即所傳小姐才美高。各或亦記室才美高之也。又題詩一首道。

非是才窮甘乞憐。美人詞調果堪傳。既能根底成佳藕。何不披頭常見蓮。

燕白領寫完。又有侍妾取去。那青衣女子看了。說道。先生佳作。末句寓意微婉。用情深切。實東坡太白一流人。自須尊重。不要差了念頭。回又和一首。叫侍兒送過來。燕白領接來一看。只見上寫道。

春光到眼便生憐。那得春風日夜傳。一朶桃花一朶杏。須知不是並頭蓮。

燕白領看了。默然半晌。忽嘆息道。天生人情便。情長情短。有誰憐。那女子聽了。因問道。此先生所吟。燕白領道。非冷也。偶有所思。耳。那女子又

不好問。只說道。妾奉小姐之命請教。不知還有見

教麼。燕白領道。記室之美。已觀矣。記室之才。已奉教矣。記室之嚴。亦已聞命矣。再以此浮詞相請。未免獲罪。青衣女子道。先生既無所命。賤妾告辭。敢再

申一言。以代小姐之請。因又題詩一首。叫侍兒送過去。遂立起身道。先生請漫看。賤妾要復小姐之命。不敢久留矣。遂帶侍妾一闕而去。燕白領看了。

如有所失。呆了半晌。再將那詩一看。只見上寫着

才為人稱要人憐。莫低花枝倩蝶傳。脂粉雖然汚顏色。何曾污及墨池蓮。

燕白領看了。連上歎息道。天地既以山川秀氣。付美人。又生我輩男子何用。前日題廢壁詩。說脂

吳宇上要來飲酒。看見白公先生坐在裡面。雖然布衣草履。然體貌清奇。又隨着一個童子。不像個落莫之人。便大家拱一拱手。同坐。不多時。眾家人將酒樽擺齊。眾少年便邀白公道。老先生不棄。嫌便同坐。一生何如。白公見六七八人。都是少年子弟。只恐有奇才在內。故不甚推辭。只得說道。素不相識。如何好攪眾少年道。山水之間。四海朋友。這何妨的。白公道這等多謝了。也就隨眾人坐下。飲不上一二杯。內中一個少年問道。我着老先生言語。不像是我杭州人。請問老先生貴鄉何處。高姓大名。因何至此。白公答道。我是金陵人。賤姓皇甫。因慕

粉無端污墨池。他今日竟題詩表白。我想他意心之重。文章之利。針之相對。也不放半分之空。真令人發酸。又想道。小姐既有不肯輕易見我。洪沒個不見老平之理。難道又有一個記室。如方纔美人的與他對考。若遇着一個無才的記室。便是他的造化。只管坐着。癡呆人的想。早有引他進來的兩個家人。說道。相公坐在此。沒甚事。請出去罷。只怕老爺還在廳上候着哩。燕白領聽了。心下呆了一呆。道。進來時何詩興頭。連小姐也思壓倒。如今一個記室。也奈何他不得。有甚難處。見人只管不走。當不得家人催促。只得隨他出來。正是

眼潤眉揚滿面春。懶垂眉目更無神。只思漫索花枝咲。不料花枝反笑人。

貴府山水之妙。故到此一遊。那少年又問道。老先生還是在庠。還是在監。向公又答道。也不在庠。也不在監。只有兩畝薄田。在鄉間耕種而已。那少年道。老兄是鄉下人。曉得來遊山水。到是個有趣的了。白公道。請問列位先生。還是在庠。還是在監。內中又一個少年答道。我等七人。原是同社朋友。因指着眾人道。這三位是仁和學。這二位是錢塘學。我小弟原也是府學。近日加納了南雍。又將手指着那先問話的少年道。此位與老兄一樣。也不在庠。也不在監。白公吐道。這等想是高發了。那少年哄道。老兄好猜。一猜就着。此位姓王。是去秋高

到西花園來。將到亭上。喜早望見亭子上許多侍妾。圍繞着一個少年女子。據了一張書案。坐在裡面。平如衡只認做小姐。因聞普惠和尚說他為人利害。便不敢十分仰視。走進亭子中。朝着那女子深一揖。道。學生錢橫洛陽人氏。久聞小姐芳名。如齊雷滿耳。今幸有緣。得拜謁庭下。願求小姐賜教。一面說。一面只管低頭作揖。那女子含笑道。錢先生請尊。重賤妾。不是小姐。平如衡聽見。不是小姐。忙抬頭一看。只見那女子坐得花嬌柳媚。

發的族上新一個貴人向公道這等
 說來都是斯文一脈失敬了。王舉人就
 接說道甚麼斯文也是折骨頭的生意
 你道容易中這個舉人哩。嘴唇厚皮都讀
 破了。反是老兄不讀書的快活。多買几
 兩用做個財主。大魚大肉。好不受用。又
 一個少年道。王兄你既得中。就是神仙
 了。莫要說這等風流話。像我們做秀才
 的。統是苦哩。宗師到了。又要歲考。科考
 學裡又要月課。季考。朋友們還要會
 結社。不讀書是苦。讀書又難。又一個少
 年道。老哥只檢雜的說。府裡縣裡去說
 人情。喫飯。容易的就不說了。大家都
 說起來。又喫了牛脰肉。中又一個少年

如仙子一般。暗想道。這樣標致。那有不足之理。只
 是穿著青衣。打扮如侍兒模樣。因問道。你既不是
 小姐。便是何人。那女子道。賤妾是小姐掌書記的
 侍妾。平如衡道。你既是侍妾。為何假作小姐。取笑
 於我。那女子道。賤妾何曾假作小姐。取笑先生。先
 生誤認作小姐。自取笑耳。平如衡道。這也罷了。只
 是小姐為何不出來。那女子道。小姐雖一女子。然
 休位尊嚴。就是天子徵召。三次也。只有一入朝。
 五侯公卿到門求見。也須三番五次。方得一次。先
 生今日統來。怎麼這等性急。就思量要覓小姐。就
 是賤妾出來相接。也是我家太師爺好意。愛先生

說道。我們今日原是會期。文字既不曾
 做。也該出個詩題。大家做。聊以完今
 朝一會之樂。又二個少年道。酒後誰耐
 煩。做詩。那一個少年道。詩就不做出。個
 題目。明日對朋友也好掩飾。王舉人道。
 不要說這不長進的話。要做就做。如詩
 不成。罰酒三碗。那一個少年道。這等方
 有此。只是這位皇甫老兄。却如何。王舉
 人道。他既不讀書。如何強他做詩。他只
 喫酒罷。那個少年道。有理有理。請出題
 目。王舉人道。就是遊西湖罷了。那裡又
 去別尋。眾少年道。題目雖好。只是難做
 此。也說不得了。就叫家人將帶來的紙
 筆。墨。硯。分在各人面前。大家做詩。也有

青年有才。與小姐說了。故有是命。平如衡聽了。許
 多說話。滿腔盛氣。先挫了一半。因說道。不是學生
 性急。只是蒙太師好意。小姐許考小姐。若不出來
 却與誰人比試。那女子道。賤妾出來相接。若正欲
 代小姐之勞耳。平如衡笑道。比試是要做詩。做文。
 你一個書記侍妾。如何代得。那女子道。先生請試
 一試看。平如衡道。不必試。還是請小姐出來。為妙。
 那女子道。小姐掌書記的侍妾。有上中下三等。十
 二人。列成次第。賤妾下等考。不過。然後中等出來。
 中等考。不過。然後上等出來。上等再考。不過。那時
 方請先生到玉尺樓。與小姐相見。此時要覓小姐

沉吟接應的。也有啣杯索句的。也有拈毫赴州的。也有播弄詩吟的。也有開步觸景的。大家做了半日。並無一個成篇。白公看了這樣光景。不覺失笑。王舉人說道。老兄不要笑。你是不讀書的。不曉得我們做詩的苦。古人云。吟成五個字。撚斷數莖鬚。白公道。我書雖不曾讀。詩到曉得做兩句。取少年道。老兄你既曉得做詩。何不也就做一首。與我們看。白公道。列位既要我做詩。須限一韻。不然這整西湖詩。作者甚多。只說是我們抄舊了。王舉人見白公說大話。心下暗想。道他既要限韻。索性難他一難。看他如何做得。忽抬頭看見亭旁一願。海紫

因指着說道。就此海棠花的棠字為韻罷。白公道。便得。就叫跟隨的童子。在拜匣中。取出一方端溪舊硯。一枝班管。兔毫一錠。又裁名墨。一幅烏絲牋紙。放在席上。眾人看他筆墨精良。先有三分就熟。心下暗想。道不料這老兒。到有這樣好東西。必定是個財主了。又想到他若是個財主。做詩必做不出。正猜疑間。只見白公提起筆來。全不思索。如行雲流水一般。不消半刻。早已四韻皆成。白公做完。眾少年連忙取過來看。只見上寫着。

遊西湖

鸞聲如織燕飛忙。

還尚早。平如衡直元來有許多瑣碎。這也不難。只費我多做兩首詩耳。也罷。就先與你考一考。那女子將手一舉。道。既要考。請坐。平如衡回頭一看。只見東半邊也設下一張書案。一席紙筆墨硯俱全。因走去坐下。說道。我已曉得你小姐不出來的意思了。無非藏拙。遂舉筆題詩一首道。
各可虛張才志虛。深閨深處好藏珠。若教並立詞壇上。除却蛾眉恐不如。
 平如衡題完。因叫眾侍妾道。可取去看。若是讀不出。待我讀與你聽。侍兒果取了。遞與那女子。那女子看了。竟不做聲。只拈起筆來。蘸上一掃。早已和完。命侍兒送來。平如衡正低頭。兀想自己詩中之

妙。忽抬頭見詩送到面前。認認是自己的原詩。看不出。又送過來。因嘆道。我知你未必讀得出。待我讀與你聽。及展開看時。却是他的和韻。嘆了一驚。道。怎麼就和完了。大奇。大奇。只見上寫道。

心要虛兮腹莫虛。探珠豈易探明珠。漫思玉律瑤池奏。一曲變成不如。

平如衡看完。滿心歡喜。竟忘了情。因拍案大叫道。奇才奇才。我平如衡今日遇一對敵矣。那女子聽見因驚問道。聞先生姓錢。為何又稱平如衡。且非有兩姓麼。平如衡見問。方知失言。因胡賴道。那個說平如衡。我說的是錢橫。想是你錯聽了。那女子道。錯聽也罷。是賤妾下等書記。怎敢稱勁敵。

十里湖堤錦繡香。
日蕩風塵馳馬路。
春園吟語蹴毬場。
山通城郭橋通寺。
花抱人家柳抱庄。
若問東風誰領畧。
玉簫金管在沙棠。

金安皇再老人題

衆少年看了。都喫驚道。好詩好詩。又如
此敏捷。不像是個不讀書的人。莫非是
發過的老先生。取喫我們白公吟道。那
有此事。我學生詩雖做得几句。寔是不
會讀書。古人有云。詩有別才。非關學也。
此時日已西墜。只見接白公的家人。恰

着一乘山輪。也尋將來了。曰公就立起
身。來辭衆少年道。本該還在此相陪。只
是天色晚了。老人家不敢久留。衆少年
見此光景。都慌忙起身相送。曰公又謝
了。竟上輪家。童子簇擁而去。衆少年
猜。疑。知他不是常人。始悔前言輕
薄。正是

秋水何嘗知有海。
朝菌決不信多年。
書生何事多狂妄。
只為時題嘗裡天。
未知白公辭衆少年回來。又將如何。且
看下回分解。

平如衡道。你不要哄我。你不是下等。待我與你講
和罷。因又磨墨揮毫。再題詩一首道。

千秋白雪調非虛。萬斛傾來字。珠。
紅讓桃花青讓柳。平分春色意何如。

平如衡題完。叫侍兒送去。道請教請教。那女子接
了一看。但微。含笑。又不做聲。只提起筆來。和韻
相答。平如衡遠。看見那女子揮毫如飛。便稱贊
這罷了罷了。女子中有如此敏才。吾輩男子要羞
死矣。說未了。詩已寫完。送到面前。因朗。讀道。

才情無假學無虛。魚目何嘗敢混珠。
直到峨眉終不讓。居才誰是蘭開如。

平如衡讀完。因歎。一口氣道。我錢橫來意。元欲求
小姐。以爭才子之高名。不料遇着一個書記。尚不
肯少遜。何況小姐。前日在接引廡壁上題詩。甚是
狂妄。今日當謝過。因又拈筆題詩一首道。

一片深心恨不虛。一隻肉眼見無珠。
玄黃妄想蒙公子。哄殺青衣也不如。

平如衡題完。侍兒取了。與那女子看。那女子看
方。哄說道。先生何前倖。而後恭。因又和詩一首道。
人情有寔豈無虛。游談風流並走珠。
到底文章同一脈。有誰不及有誰如。

那女子寫完。命侍兒送了過來。平如衡接在手中。
細讀一遍。因說道。古人高才。還須七步。今才人落
筆便成。又勝古人。多矣。我錢橫雖承開。心。獨不愧
于心乎。遂方起身來。拜謝道。願致謝小姐。請歸讀
十年。再來領教。因欲走出。那女子道。先生既歸。行

王嬌梨卷之四終

張安環有一言奉贈贈又題詩一首送與平如衡

平如衡已走出在外橋來一看只見上寫着

論才須是此心虛 莫認姦人便有珠

平如衡讀完知是譏誚他前日在接引廢題壁之

妄傾也不答竟籠在袖中闕上的走了出來剛走

到穿堂背後分路的所在只見燕白領也從東邊

走了出來二人撞見彼此顏色有異皆喫了不為

有分教英雄氣短兒女情長不知後事如何且聽

下回分解

所圖書